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五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翟槐

謄錄監生臣徐繩玉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五十一

起甲戌齊明帝建武元年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止壬午齊和帝中興二年三月魏宣武帝景明三年三月凡八年有奇

表例說

臣之樞謹按齊明帝之初歲三易主三改元曰主昭業隆昌曰主昭文延興曰明帝建武通鑑以後為正止書明帝建武元年今於歲首書建武而

昭業昭文之元則附注之

甲戌

夏五月甲戌朔日食

齊

高宗明帝建武元年

諱鸞在位五年壽四十七
是年七月以前為主昭業隆昌元年十月以前為主昭文延興元年

武陵王 煜

封十六年卒謚昭○煜即位無寵於世祖世祖幸豫章王嶷東田宴諸王獨不召煜

壽陽公 王敬則

封十六年主既進大司馬增邑千戶至主永泰元年再見

鄱陽公

魏

太和十八年

春正月壬南巡
祭比干墓
以韓顯宗為中書侍郎○顯宗上書曰竊聞輿駕今夏不巡三齊當幸中山鬻麥方急何以堪命願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張之苦洛

趙郡王 幹

封河南王十年改封趙郡王除都督冀州刺史至太和二十二年再見

附

柔然

侯其伏代庫者可汗那蓋太安三年

高麗

王雲遣使入貢於魏

春正月主昭業改元隆昌以隨王子隆為撫軍將軍○西昌侯鸞將謀廢立引蕭衍同謀荊州刺史隨王子隆有文才鸞欲徵之恐其不從衍曰隨王實庸劣爪牙唯垣歷生卞白龍以顯職二人必來隨王止須

曄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世祖乃呼之煜善射屢發命巾顧謂四座曰手如何世祖神色甚怪疑曰阿五常日不爾今可見

陳顯達

封豐城侯十六年主昭文立進爵為公增邑千戶及主既即位改封鄱陽郡公至主寶卷永元元年再

陽宮殿故基皆魏明帝所造前世已識其奢宜加裁損北都富室競以第舍相尚宜因遷徙為之制度及端廣衢路通利溝渠陸下之還洛陽輕將從騎王者於闤闠之內猶施警蹕況涉履山河而不加三思乎

高陽王

雍

封潁川王十年改封高陽王

安定王

休

封二十七年卒謚靖後配饗廟

折簡耳鸞徵二人至續召子隆為撫軍將軍豫州刺史崔慧景高武舊將鸞疑之以衍為寧朔將軍戍壽陽慧景懼白服出迎衍撫安之西昌侯鸞殺直閤將軍周奉叔○主昭業寵幸中書舍人綦母珍之

謂仰藉天威世祖意乃釋

竟陵王子良

封十三年卒謚文宣子昭胄嗣至主寶卷永元元年再見○子

應城公王廣之

進封寧都侯十六年以預廢鬱林王勲增封三百戸主謀害諸王遣廣之征安陸王子敬於江

至於景昃而食夜分而寢又非所以嗇神養性保無疆之祚也伏願陛下垂拱司契而天下治矣主頗納之顯宗又言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其寔朝廷但簡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何

庭長子安早卒次子變世宗初襲爵○休少而聰慧治斷有稱

清淵侯李冲

封陽平侯二年改封清淵至太

朱隆之直閤將軍曹道剛周奉叔宦者徐龍駒等有司相語云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龍駒常居含章殿南面書敕左右侍直與主不異主自山陵之後即與左右微服遊走市里擲塗賭跳作諸鄙戲世祖

良少有清尚禮才好士居不疑寧之地意賓客天下才學皆游集焉又好釋氏數於邸園大集朝臣衆僧至於賦食行水或躬

陽事平授江州刺史進封應城縣公至建武四年再見

枝江公

徐孝嗣

為丹陽尹時鬱林王既死主欲

假冒秀孝之名哉夫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何益於時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聖主不恥以為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裔墜於皂隸矣議者或云世無奇才不若取以門望此亦失矣豈可

和二十二年再見

譙縣侯

孟表

仕齊為馬頭太守至是據郡歸誠除南兗州刺史領馬頭太守

聚錢及金帛親其事須太后
不可勝計末世頗以令孝嗣
期歲用垂盡為失宰於袖中
西昌侯鸞數相體勸出之主
諫不從心忌人為善大悅封
鸞欲除之以未嘗厭枝江縣
衛尉蕭諶征俊以此侯及主
南豁議蕭坦終致盛郎位以
之胥祖父舊名定策勳
人甚親信之進爵為
鸞啟誅龍駒

鄱陽王

公至主
主不能違而寶卷永
心忌鸞益甚元元年

鏘

諶坦之見主再見
狂縱日甚恐封十六
禍及已乃更年主是

曲江公

以世無周召賜爵諶
遂廢宰相邪縣侯鎮
但當較其才渦陽至
長銖重者先太和二
敘之則對才十二年
無遺矣又刑再見
罰之要在於
明當不在於
重今官欲邀
名爭以深酷
為無私迭相
敦厲遂成風
俗陛下居九
重之內視人
如赤子百司
分萬務之任

勸鸞廢立陰時為宣
為耳目主不城公遣
之覺也周奉兵殺之
叔情勇挾勢
陵轢公卿鸞
忌之使二人
說主出奉叔
為外援以為
青州刺史將封十三
之鎮稱敕召年主是
入毆殺之主時為宣
為南郡王時城公遣
杜文謙為侍兵殺之
讀至是常說〇子隆
綦毋珍之曰娶尚書
天下事可知令王儉

隋王子隆

王晏

時主密
謀廢鬱
林以晏
贊應推
奉封曲
江縣侯
及主即
位進爵
為公至
建武四
年再見

衡陽公

遇下如仇讎
是則堯舜止
一人而桀紂
以千百和氣
不至蓋由於
此又昔周居
洛邑猶存宗
周漢遷東都
京兆置尹春
秋之義邑有
宗廟曰都況
代京陵廟所
託王業所基
而可同之郡
國乎謂宜建
畿置尹一如

不早為計吾女為妃
徒無類矣珍世祖以
之曰計將安子隆能
出文議曰先屬文謂
帝舊人多見儉曰我
擯斥召而使家東阿
之誰不慷慨也
若密報奉叔
使殺蕭諶則
宮內之兵皆
為我用勒兵
入尚書斬蕭
令兩都伯力
耳珍之不能
用及驚殺奉
叔井收珍之

蕭諶

初封安復縣男主昭文立以諶為中領軍進爵為公主即位授南徐州刺史改封衡陽郡公明年再見

晉安王子懋

封十三年剌江州主是時為宣

故事古者四民異居欲其業專志定也太祖創基日不暇給然欲分別士庶不令雜居工伎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久而混殽今閒洛邑居民之制專以官位相從不分族類夫官位無常朝榮夕悴則是衣

文譏殺之

二月遣司徒參軍劉敷等聘於魏

夏四月竟陵王子良以憂卒

以新安王昭文為揚州刺史

六月魏遣使來聘

秋七月西昌侯鸞弒主昭業而立新安王昭文自為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宣

城公遣裴叔業殺之

臨汝侯蕭坦之

主昭業立封臨汝縣男主謀廢鬱林王與蕭諶及坦之定謀進爵為伯及主即位進爵為侯至

安陸王子敬

封十三年刺南兗州主時為宣城公遣王廣之襲殺之

殘皂隸不日同處矣借使一里之內或習歌舞或講詩書縱羣兒隨其所之則必不棄歌舞而從詩書矣故使工伎之家習士人風禮百年難成士人之子效工伎容態一朝而就此乃風俗之原不可不察況今

城公○鸞既誅徐龍駒及周奉叔中書令何胤以后之從叔為主昭業所親乃謀出鸞於西州是時蕭諶蕭坦之握兵權僕射王晏總尚書事鸞以廢立之謀告晏及丹陽尹徐孝嗣皆從之驃騎錄事樂豫謂孝嗣

南平王

銳

封十二年剌湘州主時為宣城公殺諸王銳見害

宜都王

鏗

主寶卷永元元年再見

安德侯

蕭誕

諶之兄興諶預廢鬱林主即位封安德明年再見

遷從之初皆是公地分別工伎在於一言有何可疑而閩盛美又南人昔有淮北僑置郡縣仍而不改名實難辨宜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君人者以天下為家不可有所私比來頒賚動以千計若分以賜

曰外傳猎猎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恩荷託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舉人笑褚公至今齒冷孝嗣不能從直閣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謀未能發鸞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諶曰廢天子古

封十二年刺南豫州主時為宣城公殺諸王鏗見害	**晉熙王 銶** 封九年剌郢州主時為宣城公
西昌侯 蕭誄 諶之弟與諶預廢鬱林主即位封西昌明年再見	**安陸侯 江祏**

鰥寡孤獨所濟實多今宜以與親近之臣殆非周急不繼富之謂也主善之三月主還平城使羣臣更論遷都利害燕州刺史穆羆曰今四方未定未宜遷都尚書于果曰先帝以來久居於此一旦南遷衆情不

來大事閻道剛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以偵及諶惶遽從之驚使諶先入宮遇道剛及朱隆之啓殺之驚引兵入雲龍門主聞變猶為手敕呼蕭諶俄而諶引兵入閣主拔劍自刺不入輿接而出行

殺諸王錄見害

桂陽王

鑠

封十六年主時為宣城王殺之○鑠與鄱陽王鏘齊名鏘好文章鑠好名理時

為寧朔將軍主即位封縣侯至主寶卷永元元年再見

西豐侯

沈文季

改封十六年為尚書右僕射主

樂平陽公丕曰遷都大事當訊之卜筮主曰昔周召聖賢乃能卜宅今無其人卜之何益且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黃帝卜而龜焦天老曰吉黃帝從之然則至人之知未然審於龜矣王者以四海為家或南或北

至延德殿西弄弒之諸孽倖皆伏誅以太后令追廢主昭業為鬱林王迎立新安王昭文吏部尚書謝瀹方與客圍碁聞變竟局還卧竟不問外事大匠卿虞悰竊歎曰王徐遂縛袴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耶

人稱為都桂

衡陽王 鈞

初繼衡陽元王道度後至是主為宣城王殺之及即位以永陽王子珉仍本國

即位增邑五百戶明年再見

竟陵侯 薛淵

增封千六年以司州刺史卒

曲江男 周奉叔

何常之有朕之遠祖世居北荒平文皇帝始都東木根山昭成皇帝更營盛樂道武皇帝遷於平城朕幸屬勝殘之運何為獨不得遷乎羣臣乃不敢言

夏四月罷西郊祭天

六月遣散騎常侍盧昶散騎

臣被召入宮繼元王沌陽侯侍郎王清石
國子祭酒江為孫至盤龍之聘於齊主謂
敎至雲龍門主永泰子勇力之曰凡使人
託藥發吐車元年再絕人隨以和為貴勿
中而去鸞欲見盤龍征迭相矜夸見
引中散大夫討所在於辭色失將
孫謙為腹心為暴掠命之體也
使熙衛尉給[江夏王]世祖時秋七月以宋王
甲仗百人謙為東宮劉昶都督吳
不欲與之同[鋒]直閤饗越楚諸軍事
輒散甲士鸞封十四休王在鎮彭城○王
亦不之罪也年主時西州奉肅為昶府長
新安王即位為宣城叔密得史昶不能撫
年十五以鸞王遣兵自進及接義故卒無
為驃騎大將殺之即位以成功
軍錄尚書事奉叔為安定王休卒

揚州刺史宣城郡公大赦改元延興八月以王敬則為太尉鄱陽王鏘為司徒陳顯達為司空王晏為尚書令以始安王遙光為南郡太守不之官遙光鸞之兄子也鸞有異志遙光贊成之以中書郎遙欣

建安王

子真

封十三年主時為宣城王遣典籤柯令孫殺之

巴陵王

子倫

封十一年主時

青州刺史奉叔就鬱林王求千戶侯許之時主輔政以為不可封曲江縣男奉叔大怒將之鎮主慮其一出不可復制與蕭諶

九月主考績黜陟百官○初主詔三載考績郎行黜陟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為三等其上下二等仍分為三六品已下尚書重問五品已上親與公卿論之上上者遷下下者黜中者守本任於是親臨朝堂黜陟百

為兖州刺史遙欣遙光之弟也鸞欲樹置親黨故用之

九月宣城公鸞殺鄱陽王鏘等七人○鸞權勢益重中外皆知其蓄不臣之志鏘每詣鸞鸞語及家國言淚俱發鏘以此信之宮臺之內皆屬意於

為宣城王遣中書舍人茹法亮及典籤華伯茂殺之

稱教召奉叔於省内殺之

晉安王

寶義

以主長子始封除揚州刺史寶

建陽男

蕭衍

以黃門侍郎入直殿省預蕭諶等定策勲封縣男至和帝中興

官謂諸尚書未嘗獻可替否進賢退不肖錄尚書事廣林王羽無勤恪之聲有阿黨之迹而令僕左右丞不能相導罷黜削祿有差任城王澄以神志驕傲解少保尚書于果以不勤事削祿餘皆面數其過而行

鏘制局監謝義少有元年再
祭說鏘及隨廢疾故見
王子隆曰二止加除
王但出天子授仍以
置朝堂夾輔始安王
號令祭等開遙光代
城上仗誰敢之轉寶
不同東城人正義為右
共縛送蕭令將軍領
耳子隆欲定兵置佐
計鏘意猶豫鎮石頭
命駕將入後至梁武
還與母剔日帝天監
暮不成行典元年再
竄告之鸞遣見
兵殺鏘及子

之又謂陸叡
曰人言北俗
質魯何由知
書然今知書
者甚衆顧學
與不學耳朕
修百官興禮
樂其志固欲
移風易俗使
卿等子孫漸
染美俗聞見
廣博耳
冬十月主發平
城○以太尉
東陽王丕為
太傅錄尚書

隆謝粲等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聞二王死欲起兵謂防閤陸超之曰事成則宗廟獲安不成猶為義鬼董僧慧曰此州雖小宋孝武嘗用之若舉兵向闕以請鬱林之罪誰能禦之子懋母阮氏在建康密遣迎

江夏王寶元以主第三子始封除郢州刺史至主寶卷永元二年再見

廬陵王寶源

事畱守平城主親告於太廟使高陽王雍于烈奉遷神主於洛陽遂發平城

禁蠻毋得侵掠齊境○主如信都詔曰比聞緣邊之蠻多竊掠南土使父子乖離室家分絕朕方蕩壹區宇子育萬姓若苟如此南人

之阮氏報其以主第
同母凡于瑤五子始
之為計瑤之封遷右
馳告鸞鸞遣將軍領
軍主裴叔業石頭戍
與瑤之先襲事仍出
尋陽子懋參為南兗
軍于琳之瑤州刺史
之凡也說子
懋重賂叔業
子懋使琳之
往琳之因說

建安王寶寅

叔業取子懋以主第
叔業遣將隨六子始
之琳之長白封至和
刃入齋子懋帝中興

豈知朝德哉
可詔荊郢東
荊三州禁勒
蠻民勿有侵
暴
十一月主至洛
陽欲澄清流
品以尚書崔
亮兼吏部郎
罷牧場於河陽
○主敕將軍
宇文福行牧
地福表石濟
以西河內以
東距河凡十
里主自代徙

罵曰小人何忍行此琳之以袖障面使人殺之王玄邈執董僧慧將殺之僧慧曰晉安舉義僕預謀死不恨顧至大斂畢退就鼎鑊玄邈義之白鸞免死子懋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寸絹為書參其消息僧慧視

元年再見

隨郡王 寶融

以主第八子始封至主寶卷永元元年再見

南平王 寶攸

雜畜置其地使福掌之畜無耗失以為司衛監初世祖平統萬及秦凉以河西水草豐美用為牧地畜甚蕃息馬至二百餘萬匹橐駝半之牛羊無數及高祖置牧場於河陽常畜戎馬十萬匹每歲自河西徙牧

之曰郎君書以主第也悲慟而卒九子始于琳之勸陸封明年起之逃亡起再見

晉熙王

之日人皆有死吾若逃亡非惟孤晉安之眷亦恐田

寶嵩

横客笑人玄以主第邈等欲内以十子始還都起之端封至和坐俠命起之帝中興門生謂殺起二年再之當得賞密見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

桂陽王

并州稍復南徙欲其漸習水土不至死傷而河西之牧愈蕃及正光以後皆為寇盜所掠無孑遺矣

賜

郢州刺史韋珍穀帛○珍在州有聲績主賜以駿馬穀帛珍集境内孤貧者散與之謂之曰天子以我能

主邀厚加殯殮門生亦助舉棺棺陵壓其首折頸而死驚遣將軍王廣之襲南兗州刺史安陸王子欲斬之又遣徐元慶西上欲害荆州刺史臨海王昭秀長史何昌寓曰僕受朝廷意寄翼輔外落殿下未有愆

寶貞

以主第十一子始封至和帝中興二年再見

安陸王 寶晊

主即位追贈安陸侯緬為安陸

撫綏鄉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有之

十二月禁胡服○主欲變易舊風詔禁民胡服國人不悅通直散騎常侍劉芳與給事黃門侍郎郭祚皆以文學見親禮

主自將伐齊○主以齊主廢海陵王自立謀大舉伐之

失何容郎以相負邪若朝廷必須殿下當自啟聞更聽後旨昭秀由是得還康鸞以孔琇之行郢州事使殺郢州刺史晉熙王銶琇之辭不許遂不食而死裴叔業進向湘州欲殺南平王銳防閣周伯玉大言

王子實睡嗣尋除湘州刺史至主寶卷永元元年再見

曲江公

遙欣

始安王遙光之弟主郎位封開

會邊將言齊雍州刺史曹虎遣使請降乃遣行征南將軍薛真度督四將向襄陽大將軍劉昶平南將軍王肅向義陽徐州刺史拓跋衍向鍾離平南將軍劉藻向南鄭以尚書僕射盧淵為安南將軍督襄陽前

於衆曰此非吾縣公
天子意今斬還右將
叔業舉兵匡軍荊州
社稷誰敢不剌史攸
從典籤叱左封曲江
右斬之遂殺至主寶
銳又殺銤及卷永元
南豫州剌史元年再
宜都王鏗見
以廬陵王子卿
為司徒柱陽豐城公
王鏘為中軍
將軍開府儀遙昌
同三司
冬十月宣城公為郢州
鸞自為太傅剌史主

鋒諸軍淵曰
但恐曹虎為
周魴耳主欲
自將伐齊中
外戒嚴詔代
民遷洛者復
租賦三年相
州剌史高閭
上表稱洛陽
草創曹虎既
不遣質任必
無誠心虎使
竟不再來主
引公卿問行
留之計鎮軍
將軍李沖曰

揚州牧進爵為王○鸞謀繼大統多引名士與參籌策侍中謝朏心不顧乃求出為吳興太守至郡致酒數斛遣其弟吏部尚書瀹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

宣城王鸞殺衡陽王鈞等五人○先是鄱陽王鏘為鸞

即位封豐城縣公未之鎮改豫州刺史至主永泰元年再見

江陵公寶覽

安陸王寶晊弟始封至主寶卷

臣等正以遷都草創人思少安山應者未得審諦不宜輕動主曰彼降款虛實誠未可知若其虛也朕巡撫淮甸訪民疾苦使彼知君德之所在有北向之心若其實也今不以時應接則失乘時之機孤歸義之

所殺桂陽王鑠不自安至東府見鸞鸞面有慚色是夕鑠遇害江夏王鋒有才行及鸞殺諸王鋒遺書誚責之鸞深憚之使鋒兼祠官於太廟夜遣兵殺之遣典籤柯令孫殺建安王子真又遣中書舍人茹法亮

永元元年再見

汝南公

寶宏

安陸王寶晊弟始封至和帝中興二年再見

誠敗朕大略矣任城王澄曰虎無質任又使不再來其詐可知也今代都新遷之民扶老攜幼始就洛邑居無一椽之室食無甔石之儲又冬月垂盡東作將起而驅之使擐甲執兵泣當白刃殆非歌舞之師也

殺巴陵王子倫與義華伯茂曰今若以兵取之恐不可即辦若委伯茂一夫力耳乃自執鴆逼之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先朝昔滅劉氏今日理數固然此酒非勸酬之爵仰之而死初諸王出鎮皆置典

且諸軍已進非無應接若降款有實待既平獎洒然後鑾輿順動亦何晚之有今率然輕舉上下疲勞若空行空返挫損天威非策之得者也司空穆亮以為宜行公卿皆同之澄謂亮曰公輩平居論議不顧南

戳主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時入奏事刺史美惡專繫其口莫不折節奉之於是威行州部大為姦利永明巴東之亂世祖謂羣臣曰子響遂反戴僧靜曰諸王都自應反豈唯巴東王問其故對曰大王無罪而

征何得對上即為此語面背不同事涉欺佞豈大臣之義沖曰任城可謂忠於社稷主不從遂發洛陽以北海王祥為尚書僕射統留臺事李沖無僕射同守洛陽趙郡王幹都督中外諸軍事始平王勰將宗子

一時被囚取一桃藕一杯漿皆諮典籤籤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何得不反及鸞誅諸王皆令典籤殺之無能拒者孔稚珪聞之流涕曰若不立籤帥故當不至於此鸞亦深知其弊

軍宿衛左右主至懸瓠詔壽陽鍾離馬頭之師所掠男女皆放還南曹虎果不降主命盧淵攻南陽淵以軍中乏糧請先攻赭陽以取葉倉主許之乃與征南大將軍城陽王鸞等共攻赭陽齊北襄城太守成公

乃詔自今諸州有急事當密以奏聞勿遣典籤入都自是典籤之任浸輕矣

蕭子顯曰帝王之子生長富厚朝出閨閫暮司方岳防驕翦逸積代常典故用左右為坐將動息皆應聞

期閉城拒守薛真度軍於沙堨齊南陽太守房伯玉新野太守劉思忌拒守

劉友益曰嘗書侵齊矣此復書伐何惡鸞也鸞於是弑二君且自立矣予魏以伐所以深惡齊也

啟處地雖重行已莫由威不在身恩未及下一朝艱難總至望其釋位扶危何可得矣斯宋氏之餘風至齊室而尤弊也

以蕭遙欣為豫州刺史蕭遙昌為郢州刺史蕭誕為司

先是主遣中書監高閭治古樂會閭出為相州刺史是歲表薦著作郎韓顯宗太樂祭酒公孫崇參知鐘律主從之

州刺史

宣城王鸞廢其主昭文為海陵王而自立

○主昭文在位起居飲食皆諮鸞而後行至是鸞以皇太后令廢昭文為海陵王而自立大赦改元建武以王敬則為大司馬陳顯達為太尉尚書令王晏加

驃騎大將軍左僕射徐孝嗣加中軍大將軍中領軍蕭諶為領軍將軍尚書虞悰稱疾不陪位主鸞欲引參佐命使王晏諭之悰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贊維新乎不敢聞命因慟哭朝儀欲糾之徐

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乃止

史臣曰郭璞稱永昌之名有二日之象而隆昌之號亦同焉案漢中平六年獻帝即位更改元為光熹張讓段珪誅後改元為昭寧董卓

輔政改元為永漢一歲四號也晉惠帝太安三年長沙王乂事敗成都王穎改元為永安穎自鄴奔河間王顒復改元為永興一歲三號也隆昌延興建武亦三改年號

故知喪亂之軌迹雖千載而必同矣

禁牧守薦獻○詔藩牧守宰或有薦獻事非任土悉加禁斷

十一月以始安王遙光為揚州刺史

追尊始安貞王為景皇妃為懿后

以聞喜公遙欣

乙亥

建武二年

為荊州刺史
豐城公遙昌
為豫州刺史
立子寶卷為太
子
主鸞弒海陵王
○鸞詐稱海
陵王有疾數
遣御師瞻視
因而殞之葬
禮竝依漢東
海恭王故事
謚恭

西陽王

衡陽公

太和十九年

定襄王

京兆公

柔然

春正月遣王廣之督司州蕭坦之督徐州沈文季督豫州諸軍以拒魏魏拓跋衍攻鍾離徐州刺史蕭惠休拒守間出襲擊破之魏劉昶王肅攻義陽司州刺史蕭誕拒之肅屢破誕兵詔以太尉陳顯達為使持節

子明　改封十一年主誅蕭諶誣子明與諶同謀見害

南海王子罕　封十三年主誅蕭諶誣子罕與

蕭諶　進封二年以侍勲干政主深相疑阻於華林園宴諶執還省主遣左右莫智明數諶賜之死諶謂智明曰天去

春二月主攻鍾離不克遣使臨江數齊主之罪而還○徐州刺史拓跋衍攻鍾離為齊蕭惠休所敗大將軍劉昶將軍王肅攻義陽齊蕭誕拒之肅屢破誕兵昶性褊躁御軍嚴暴人莫敢言參軍陽固苦諫昶怒欲

鸞　嗣封城陽王二十年與盧淵李佐攻赭陽不克敗退而還時主幸瑕邱鸞請罪行宮主引見鸞等責之曰卿等

馮熙　初封昌黎王後以例降改封京兆郡公主前後納熙三女二為后一為左昭儀由是馮氏寵貴益隆嘗賜累巨

侯其伏代庫者　可汗那蓋太安四年

仇池　魏拓跋英之擊漢中也沮水氐楊馥之為齊擊武興氐楊集始

都督西北討諶同謀人亦復
諸軍事往來見害不遠我
新亭白下以　邵陵王　與至尊
張衆勢二月　殺高武
魏主至壽陽　諸王是
遣使呼城中　子貞　君傳語
人豫州刺史封十三來去我
豐城公遂昌年主既今死還
使參軍崔慶誅蕭諶取卿於
遠出問師故誣子貞省殺之
魏主曰固當與諶同至秋而
有故卿欲我謀見害智明死
斥言之乎欲　邵陵王　見諶為
我含垢依違　祟
乎慶遠曰未　寶攸　安德侯
承來命無所

斬之使當攻總率我萬主每破之秋
道固忘意開徙義應詔熙上齊以覲
雅臨敵勇決奮節而書不臣之為北
祖始奇之主進不能入朝不秦州刺
濟淮二月至夷拔賊拜熙上史仇池
壽陽衆號三城退不書如舊公是歲
十萬道遇甚能殄拔熙遇疾氐王楊
雨命去蓋見小寇虧綿寢四炅卒
軍士病者親損王威載詔遣　吐谷渾
撫慰之過壽罪應大醫問道
陽循淮而東辟朕革路相望伏連籌
民皆安堵租變之始車駕亦稱王六
運屬路至鍾事從寬數臨幸年遣使
離欲南臨江貸今捨焉將還朝貢於
水司徒馮誕卿等死洛主親魏
病不能從主罪城陽與熙別

含垢魏主曰齊主何故廢立慶遠曰廢昏立明古今非一未審何疑魏主曰武帝子孫今皆安在慶遠曰七王同惡已伏管蔡之誅其餘二十餘王或內列清要或外典方牧魏主曰卿主若不忘忠義何以不立

封南平王二年改封邵陵至和帝中興二年再見

西陽王子文

封蜀郡王七年改封西陽至主

蕭誕

封二年虜攻司州誕為刺史盡力拒守虜退增封四百戶徵左衛將軍主欲殺其弟諶以誕在邊鎮拒虜故未

發鍾離行五十里聞誕卒乃夜還鍾離教諸軍罷臨江之行乃遣使臨江數齊主罪惡而還主欲築城置戍於淮南賜相州刺史高閭璽書具論具狀問表對曰昔世祖以回山側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爪步

降為定襄縣王削戶五百古者軍行必載廟社之主所以示其威惠各有攸歸今徵卿等敗軍之罪於社主之前以彰厥咎明

見其困篤獻款流涕密教宕昌公王遇曰太師萬一郎可監護喪事至是卒於代詔有司隸辦凶儀并開魏京之墓令公主之

高麗

遣使朝貢於魏

鄧至

遣使朝貢於魏

近親如周公永泰元及行虜
之輔成王而年再見退六旬
自取之乎慶 諶誅遣
遠曰成王有 衡陽王 黃門郎
亞聖之德故 子峻 蕭衍為
周公得而相 司州別
之今近親皆封廣漢駕使誅
非成王之比王七年誕誕來
故不可立且改封衡身受戮
霍光亦捨武陽至主家口繫
帝近親而立永泰元尚方
宣帝惟其賢年再見
也魏主曰霍 巴陵王 西昌侯
光何以不自
立慶遠曰非 昭秀 蕭誅
其類也主上

諸郡盡降而年再見柢伊向
盱眙小城攻 伊洛凡
之不克班師 所營送
之日兵不戍 廣川王 皆公家
一城土不關 為備又
一廛夫豈無 諧 較代給
人以為大鎮嗣封十絲帛前
未平不可守五年卒後六千
小故也夫壅謚剛子匹以供
水者先塞其靈道襲凶用皇
源伐木者先 南安王 后諸代
斷其本本源 都赴哭
尚在而攻其 楨 太子恂
末流終無益 亦赴代
也壽陽盱眙削除封哭弔將
淮陰淮南之爵七年葬贈假

正可比宣帝安得比霍光若爾武王代紂不立微子而輔之亦為苟貪天下乎魏主大笑曰朕來問罪如卿之言便可釋然慶遠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聖人之師也魏主曰卿欲吾和親為不欲乎慶遠曰和親

封臨海王三年改封巴陵至主永泰元年再見

封二年領軍解司州圍還與謀等同伏誅

桂陽王昭冑

封永嘉王三年改封桂陽至主永泰元年再見

西豐侯沈文季

改封十七年虜寇壽春豫州刺史豐城公遙昌

本源也三鎮不克其一而留守孤城少置兵則不足自固多置兵則糧運難通大軍既還士心孤怯夏水盛漲救援甚難以新擊舊以勞禦逸若果如此必為敵擒天時尚熱雨水方降願陛下踵世祖之成規旋

先是主南伐楨從至洛及議遷都首從大計主甚悅楨母劉太妃卒主親幸臨慰及葬贈布帛綵五百段又以楨議定還都復

黃鉞侍中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司馬太尉冀州刺史加黃屋左纛備九錫前後部羽葆鼓吹皆依晉安平王故事詔謚曰武樞

則二國交歡生民蒙福否則二國交惡生民塗炭和親與否裁自聖衷魏主賜慶遠酒殽衣服而遣之魏主循淮而東遂至鍾離主遣將軍崔慧景裴叔業救鍾離劉昶王肅衆號二十萬塹柵三重并力攻義陽

嬰城固守數遣輕兵相抄擊主以為憂詔文季領兵鎮壽春文季入城止游兵不聽出洞開城門嚴加備守虜軍尋退百姓無

轅洛邑萬力封南安至洛乞觀蒙布德行王食邑里澗主化中國既和一千戶復袞往遠人自服矣出為鎮迎叩靈尚書令陸叡北大將悲慟葬上表以為長軍相州日送臨江浩蕩彼之刺史主墓親作巨防南土豐饑楨於誌銘熙蒸夏多疾病華林都二子誕而遷鼎草創亭詔曰修各有庶事甫爾兵從祖南封爵長徭并舉聖王安既之孫穆襲所難驅罷弊蕃任將熙爵之兵討堅城曠違千之虜將何以里豫懷取勝乎願早悃戀然

長樂公

城中百楯而立王廣之引兵救義陽去城百餘里畏魏强不敢進黄門侍郎蕭衍請先進廣之分麾下精兵配之衍間道夜發與太子右衛率蕭誄等徑上賢首山去魏軍數里魏人出不意未測多少不敢逼黎

所傷損增封為千九百戶尋加護軍將軍僕射常侍如故至主賚卷永元元年再見

監利侯

曹虎

還洛邑使根本深固然後命將出師何憂不服主從之主還濟淮餘五將未濟齊兵據渚邀斷津路主募能破中渚兵者以為直閣將軍軍主奚康生應募縛筏積柴因風縱火燒齊船艦依烟燄進飛刀亂斫中

今者之集雖曰分岐實為曲宴并可賦詩申意射者可以觀德不能賦詩者可聽射也當使武士彎弓文人下筆主送楯於階

馮誕

誕與帝同歲幼侍書學仍蒙親待尚帝妹樂安公主初封南平王及罷庶姓王改封長樂郡公至是從駕南伐

明城中望見援軍至蕭誕遣長史王伯瑜出攻魏柵因風縱火衍等衆軍自外擊之魏解圍去誕等追擊破之魏主欲南臨江會司徒馮誕卒乃還魏軍既退邵陽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百匹假道以歸崔慧

宋封羅江縣男武帝改封監利男至是進爵為侯增邑三百戶至主寶卷永元元年再見

南豐侯

蕭穎胄

渚兵遂潰主假康生甯閼將軍主使前將軍楊播將步卒三千騎五百為殿時春水方長齊兵大至戰艦塞川播結陳於南岸以禦之諸軍盡濟齊兵四集播播為圓陳以禦之身自搏戰所殺甚衆相拒再宿

下流沸而別明作再見

廣武伯

英

南安王禎長子以擊漢中功遷安南大將軍賜爵廣武伯

至鍾離遇疾而卒喪至洛陽車駕猶在鍾離詔蕭守賜賻物布帛五千匹穀五千斛以供葬事贈假黃鉞使持節大司馬領司

景欲斷路攻之張欣泰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兵在死地不可輕也今勝之不足為武不勝徒喪前功不如許之慧景從之蕭坦之還言於主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縱而不取由是皆不加賞初主聞

襲封南豐伯十一年方主廢立之際穎胄從容不為同異乃引穎胄預功進爵為侯至和帝中興元年再見

武昌伯

軍中食盡圍兵愈急主在北岸望之以水盛不能救既而水稍減播引精騎三百歷齊艦大呼曰我今欲濟能戰者來遂擁衆而濟時使者盧昶等猶在建康齊人飼以蒸豆昶懼食之謁者張思寧辭氣不屈死

徒侍中都督太師駙馬公如故加以殊禮備錫九命依晉齊王攸故事詔謚元懿帝又親為作碑文及挽歌詞皆窮美盡哀事

魏主欲飲馬於江懼敕廣陵太守行南兖州事蕭頴胄移居民入城民驚恐欲席卷南渡頴胄以魏寇尚遠不即施行魏兵竟不至主遣尚書左僕射沈文季助豐城公遙昌守壽陽文季入城止游兵不聽出洞

裴叔業

虜圍徐州叔業以軍主隸右衛將軍蕭坦之赴援攻虜淮栅外二城克之賊赴水死者甚衆主以叔業有勲誠

於館下及還主讓昶曰人誰不死何至自同牛馬屈身辱國縱不遠慚蘇武獨不近愧思竿乎乃黜為民

太師馮熙卒〇熙卒於平城平陽公丕不樂南遷與陸叡表請主還臨熙葬主曰開闢以來安有天子遠奔

過其厚車駕還京親臨誕墓停車而哭便彭城王勰詔羣臣脫朱衣服單衣介幘陪哭司徒貴者示以朋友微者示如寮佐公

開城門嚴加守備魏兵尋退
夏四月魏拓跋英圍南鄭梁州刺史蕭懿嬰城自守軍主范黎先將三千人在外還救南鄭英掩擊盡獲之圍城數十日城中恟懼錄事參軍新野庾域封題空倉數十指示

封縣伯仍持節督徐州軍事徐州刺史至主寶卷永元二年降於魏

舅喪者乎今經始洛邑豈宜妄相誘引陷君不義付法官貶之仍迎熙柩葬洛陽
夏四月圍南鄭不克而還○主之在鍾離也梁州刺史拓拔英請以州兵會擊漢中許之齊梁州刺史蕭懿遣部將尹

主貞厚有禮度產二男長子穆襲祖熙京兆公爵後改封扶風郡公穆弟顥襲誕爵

霸城侯

韋珍

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固守衆心乃安

魏攻赭陽主遣太子右衛率垣歷生擊敗之

六月主殺領軍蕭諶及西陽王子明等○主之廢鬱林王也許諶以揚州既而除領軍將軍南

紹祖等將兵據險立五柵以拒英英曰彼帥賤莫相統一我選精卒并攻一營彼必不相救若克一營四營皆走矣乃急攻一營拔之四營俱潰乘勝長驅進逼南鄭懿遣其將姜脩擊英英掩擊盡獲之將還齊

初賜爵霸城縣子後以功進爵為侯加平南將軍荊州刺史與尚書盧淵征赭陽為齊將垣歷生蔡道貴所敗削官爵為民

徐州刺史諶恃功頗干預朝政所欲選用輙命尚書使為申論主聞而忌之以蕭誕蕭諶方將兵拒魏隐忍不發至是主遊華林園與諶及尚書令王晏等數人宴盡歡坐罷留諶晚出至華林閤仗身執還省主

軍繼至將士已疲大懼欲走英故緩轡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敵東西指麾狀若處分然後整列而前齊軍疑有伏遂延引退英擊破之遂圍南鄭禁將士毋得侵暴遠近悦附爭供租運會主召英還英使老弱

山陽侯

李佐

初以衛命使高麗奉使稱旨賜爵真定子後賜爵山陽侯至是拜安南將軍被敕與城陽王鸞

遣左右數諶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令一門二州兄弟三封朝廷相報止可極此卿恒懷怨望乃云炊飯已熟合甑與人邪令賜卿死遂殺之并其弟誅以黄門郎蕭衍為司州别駕往執誕殺之諶好術數

先行自將精兵為後拒遣使與懿别懿以為詐英去二日乃遣將追之英下馬與戰懿兵不敢逼而反英入斜谷會天大雨士卒截竹貯米執炬火於馬上炊之先是懿遣人誘説仇池諸氐起兵斷英運道及歸

及盧淵等攻赭陽各不相節度諸軍皆坐甲城下欲以不戰降敵佐獨勒所部晨夜攻擊屬齊遣垣歷生率衆求援咸以勢弱

吳興沈文猷
常詔之曰君
相不減高帝
誕死文猷亦
伏誅諶死之
日主又殺西
陽王子明南
海王子罕邵
陵王子貞
以右衛將軍蕭
坦之為領軍
將軍
冬十一月詔罷
世宗東田毀
興光樓
納太子妃褚氏

路英勒兵奮
擊且戰且前
矢中英頰卒
全軍還仇池
討叛氐平之
英之攻南鄭
也主詔雍涇
岐州發兵六
千人戍南鄭
俟克城則遣
之李沖諫曰
秦川險阨地
接羌夷西師
出後氐胡叛
逆運糧擐甲
迄茲未已今

不敵規
欲班師
佐乃簡
騎二千
逆之為
齊所敗
坐削官
爵徙瀛
州為民
至太和
二十二
年再見

固安伯

盧淵

十二月詔修晉帝諸陵增置守衛

後豫差戍兵懸擬山外脫攻不克徒動民情連結胡虜事或難測輙依旨密下刺史侍克鄭城然後差遣且西道險阨單徑千里今欲深戍絕界之外孤據羣賊之中敵攻不可猝援食盡不可運糧古人有言雖

初襲父侯爵後以例降爵為伯至是率軍進攻赭陽齊遣垣歷生來救淵素無將畧為齊所敗坐免官爵為民至宣武帝景明

鞭之長不及馬腹南鄭於國寔馬腹也今鍾離壽陽密邇未拔赭城新野跬步不降東道既未可以近力守西藩寧可以遠兵固若果欲置者臣恐終以資敵也主從之

主如魯城祠孔子封其後為崇聖侯〇主

二年再見

安昌伯

田益宗

益宗光城蠻也雄果有將畧貌狀舉止有異常蠻十七年遣使張超奉表歸欵

親祠孔子拜孔氏四人顔氏二人官仍還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奉孔子祀命修其墓更建碑銘將如碻磝命謁者僕射成淹具舟楫欲自泗入河泝流還洛淹諫以為河流悍猛非萬乘所宜乘主曰我以平

至是拜員外散騎常侍都督光城等五郡諸軍事冠軍將軍南司州刺史光城縣伯食蠻邑一千戶所統守宰任其銓置後以

城無漕運之路故京邑民貧今遷洛陽欲通四方之運而民猶憚河流之險故朕有此行所以開百姓之心也

城陽王鸞等攻齊赭陽圍守百餘日諸將欲不戰以疲之李佐獨晝夜攻擊士卒死者甚衆齊

益宗既渡淮北不可仍為司州乃於新蔡立東豫州以益宗為刺史尋改封安昌縣伯食實邑五百戶至宣武帝延昌三年再

主遣垣歷生救之諸將欲退佐獨逆戰而敗歷生追擊大破之主降封鶩為定襄縣王削戶五百佐削官爵從瀛州

五月廣川王諧卒主曰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魏晉以來王公之喪哭於東堂自今諸王

見

松陽男

費萬

初襲父爵太和初除平南將軍梁國鎮將主南伐萬從駕渡淮戰歿贈鎮東將

之喪期親三臨大功再臨小功緦麻一臨罷東堂之哭廣川王於朕大功也將大斂素服深衣往哭之

主至洛陽減冗官之祿以助軍國之用

六月禁胡語求遺書法度量○主欲變北俗謂羣臣曰卿等欲朕遠

軍冀州刺史子穆世宗初襲爵

追商周為欲不及漢晉邪咸陽王禧對曰羣臣願陛下度越前王耳主曰然則當變風易俗當因循守故邪對曰願聖政日新主曰為止於一身為欲傳之子孫邪對曰願傳之百世主曰然則必當改作卿等不

得違也對曰
上令下從其
誰敢違主曰
夫名不正言
不順則禮樂
不可興於是
下詔斷諸北
語一從正音
違者免官又
詔求遺書祕
閣所無而有
益於時用者
加以優賞又
詔改用長尺
大斗其法依
漢志為之

秋八月置羽林虎賁凡十五萬人

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

以薛聰為直閤將軍○主遊華林園觀故景陽山侍郎郭祚請復修之主曰魏明帝已失之於前朕豈可襲之於後乎主好讀書手不釋卷又善屬

文詔衆皆自爲之好賢樂善情如饑渴所與遊接常寄以布素之意如李沖李彪高閭王肅之徒皆以文雅見親貴顯用事制禮作樂鬱然可觀有太平之風焉治書侍御史薛聰彈劾不避彊禦主或欲寬貸聰

輒爭之主每曰朕見聰不能不懌況諸人乎自是貴戚斂手累遷直閤將軍主外以德器遇之內以心膂為寄親衛禁兵委聰管領時政得失動輒匡諫而厚重沈密外莫窺其際每欲進以名位輒苦讓不受主

亦雅相體悉謂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之所能榮也

九月六宮文武遷於洛陽

以高陽王雍為相州刺史○主如鄴屢至相州刺史高閣之館美其治效賞賜甚厚閭數請本州詔曰閭以懸車之年方

求衣錦知進忘退有塵謙德可降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從授幽州刺史令存勸兩修恩法竝舉以雍為相州刺史主戒之曰作牧亦易亦難其身正不令而行所以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所以難

冬十月詔州牧考其官屬得失品第以聞

十一月主祀圜丘○主引諸儒議圜丘禮祕書令李彪建言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請先一日告廟從之

十二月班品令賜冠服○主引見羣臣於光極堂宣下

品令為大選之始光祿勲于烈子登引例求遷官烈上表曰方今聖明之朝理應廉讓而臣子登引人求進是臣素無教訓乞行黜落主曰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辨此乃引見登謂曰以卿父有謙遜之美直

士之風進卿校尉主謂羣臣曰國家從來有一事可數臣下莫肯公言得失是也夫人君患不能納諫人臣患不能盡忠自今朕舉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卿等亦當舉之得人有

賞不言有罪行太和五銖錢○先是魏人未嘗用錢主始命鑄之是歲鼓鑄粗備詔公私用之

丙子

建武三年

春三月詔去乘輿金銀飾○主志慕節儉故有是詔太官嘗進裹蒸主曰我食此

太和二十年

春正月主改姓元氏初定族姓○主下詔以為北人謂土為拓后為跋魏之先出

彭城王勰

封始平王十二年改封彭城

鉅鹿公陸叡

太和十六年降五等之爵以叡

柔然

候其伏代庫者可汗那蓋太安五年

不盡可四破之餘丸晚食又嘗用阜英以餘瀝授左右曰此可更用太官元日上壽有銀酒鎗主欲壞之王晏等咸稱盛德衛尉蕭穎胄曰朝廷盛禮莫若三元此器舊物不足為侈主不悅後遇曲宴銀器滿席

於黃帝以土德王故為拓跋氏夫土者黃中之色萬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姓或重複皆改之主雅重門族以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滎陽鄭羲太原王瓊四姓衣冠所推咸納其女以充

城陽王　父麗勲著前朝封獻鉅鹿郡開國公至

鸞　從封定襄王二年至是還復本封增邑二百户

國公至是與穆泰等同謀構逆賜死獄中

南安王　楨　復封二年為相

琅邪公　司馬徽　亮

顏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賢主甚慚主躬親細務綱目亦密於是郡縣及六署九府常行職事莫不啓聞取決文武勲舊皆不歸選部親近憑籍互相通進頡川鍾嶸上書言古者明君揆才頒政量

後宮又更為六弟聘室而以其前所納者為妾媵又詔以代人穆陸賀劉樓于稽尉八姓勲著當世位盡王公勿充猥官一同四姓其後為部落大人而三世官在給事已上若本非大人而三世官在尚書已上

州刺史五月至鄴入治日暴風大雨凍死者十數人又以旱祈雨於羣神鄴城有石虎廟人奉祀之楨告虎神像云三日不

初襲父金龍琅邪王爵後以例降為公坐連穆泰罪失爵

魏郡公

穆羆

初襲爵宜都王後隨例降王為

能投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天子惟恭巳南面而巳書奏主不懌謂大中大夫顧暠曰鍾嶸何人欲斷朕機務對曰嶸雖位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采且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人主總而親之是人主

者皆為姓其兩當加魏郡開大人之後而鞭罰請國公除官不顯若本兩不驗侍中中非大人而官遂鞭像書監穆顯者皆為族一百是泰之反時趙郡諸李月瘡發罷與潛人物尤多故皆卒謚通赦後世之言高華惠贈帛事發削者以五姓為千疋及封為民首主與羣臣葬又賜卒於家論選調李沖帛千疋世宗時曰未審張官遣黄門追贈鎮列位為膏梁郎監護北將軍子弟乎為致喪事及恒州刺治乎主曰欲恒州刺史為治耳沖曰史穆泰

愈勞而人臣愈逸所謂代庖人宰而為大匠斵也主不顧而言他

夏四月魏廣州刺史薛法護來降

魏寇司州櫟城戍主魏僧珉拒破之

冬十月太子寶卷冠

然則今日何為專取門品不拔才能乎主曰君子之門借使無當世之用要自德行純篤朕故用之沖曰傳說呂望豈可以門地得之主曰非常之人曠世乃有一二耳李彪曰魯之三卿執若四科韓顯宗曰陸

謀反楨知而不告雖死猶追奪封爵國除楨子英怡各有封爵

樂陵王思譽

嗣封三十三年為營州刺史轉

馮翊侯

穆泰

初封馮翊公後以例降為侯為定州刺史進征北將軍泰自陳病久乞為恒州遂轉陸叡為定

下豈可以貴鎮北大州以泰
襲貴以賤襲將軍及代馬泰
賤主曰必有矜泰陰不顧遷
高明卓然出謀不執都瞰未
類拔萃者朕思譽知及發而
亦不拘此制而不告泰已至
二月詔羣臣聽恕死削遂潛相
終三年喪　封為庶扇誘閫
三月宴羣臣及人至太為叛帝
國老庶老於和二十遣任城
華林園○詔三年再王澄討
國老黃耇已見　之澄先
工假中散大　汝陰王　遣李煥
夫郡守耆年　單車入
已上假給事　景和　代出其
中縣令庶老　不意泰

直假郡縣各賜鳩杖衣裳詔諸州中正各舉民望五十已上守素衛門者授以令長

詔漢魏晉諸陵皆禁樵蘇

夏五月主祭方澤

秋七月主廢皇后馮氏○初文明太后欲其家貴重簡馮熙女入掖

初汝陰王天賜為懷朔鎮大將坐貪殘削除官爵至是以其孫景和為汝陰王

西河王

太興

初襲封京兆王

等驚駭計無所出煥曉諭逆徒示以禍福於是凶黨離心莫為之用泰自度必敗乃率麾下數百人攻煥郭門冀以一楨不克

庭得幸未幾以黷貨單馬走
有疾還家為削除官出城西
尼及太后殂爵後復為人擒
主立熙少女前爵拜送澄亦
為后既而其統萬鎮尋到窮
姊疾愈思之將至是治黨與
復迎入宮拜改封西至明年
左昭儀后寵河後改帝幸代
浸衰昭儀因鎮為夏親見罪
譖而廢之后州仍以人問其
素有德操遂太興為反狀泰
居瑶光寺為刺史至等伏誅
練行尼　太和二
旱○主以久旱十二年
不食三日羣再見
臣請見主遣

舍人辭焉且問來故王肅對曰今四郊雨已霑洽獨京城微少庶民未乏一餐而陛下輟膳三日臣下惶惶無復情地主使應之曰朕不食數日猶無所感比來皆言四郊有雨朕疑其欲相寬勉未必有實方將

新興公

丕

初以例降王爵封平陽郡公後詔以平陽畿甸改封新興公丕父子大意不樂遷都主之發乎

遣使視之果城太子
如所言即當恂畱於
進膳如其不舊京及
然朕何以生將還洛
為當以身為丕子隆
萬民塞咎耳超等密
是夕大雨　謀畱恂
八月太子恂有因舉兵
罪廢為庶人斷闗規
○恂不好學據陘北
體素肥大苦時丕以
河南地熱常老居井
思北歸主賜州雖不
之衣冠恂常預其始
私著胡服中計而隆
庶子高道悅超等咸

數切諫愉惡之謀輕騎奔平城手刃道悦於禁中主大駭引見羣臣議欲廢之太傅穆亮太保李沖免冠謝帝曰大義滅親古人所貴愉欲違父逃叛跨據恒朔天下之惡孰大焉若不去之乃社稷之憂也乃廢

以告丕丕外慮不成口雖致難心顧然之至明年主幸平城推穆泰等首謀隆超及丕弟業竝是黨丕亦隨駕至平城每於測

恂為庶人置閤令丕
於河陽無鼻坐觀隆
城以兵守之超業等
冬十月吐京胡反竝以謀
州兵討平之逆伏誅
○吐京胡反有司奏
詔元彬行汾處擊戮
州事討破之詔以不
胡去居等六應連坐
百餘人保險但以先
不服彬請兵許不死
二萬以討之之詔躬
主大怒曰小非染逆
寇何有發兵之身聽
之理若不克免死仍
者先斬刺史為太原

然後發兵彬大懼身先將士討平之

罷常平倉

恒州刺史穆泰定州刺史陸叡謀反主遣任城王澄討擒之○泰為定州刺史自陳久病土溫則甚乞為恒州主從恒州刺史陸叡為定州以泰代之泰至叡未

百姓其後妻二子聰隨隆超母弟及餘庶兄弟皆從敦煌王至宣武帝景明四年卒

發遂相與謀作亂推陽平王頤為主頤偽許之而密以聞任城王澄有疾帝召見謂曰泰謀不軌今遷都甫爾北人戀舊南北紛擾朕洛陽不立也此大事非卿不能辦遂授澄節行至鴈門太守夜告泰已引兵

西就陽平澄遽令進發曰泰既謀亂應據堅城而更迎陽平度似勢弱但速往鎮之民心自定乃倍道兼行先遣御史李煥單騎入代曉諭泰黨示以禍福皆莫爲之用泰攻煥不克而走追擒之澄至窮治黨與

收陸獻繫獄民間帖然

除逋亡緣坐法

○初主以有罪徙邊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闔門充役光州刺史崔挺諫曰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

哉主從之

丁丑

建武四年

春正月殺尚書令王晏以徐孝嗣為尚書令○初王晏為世祖所寵任及主謀廢鬱林王晏即欣然推奉及主即位晏自謂佐命新朝事多專決主心惡之始安

曲江公 王晏

進封四年主疑晏欲反召晏於華林省誅之及其子德元德和晏弟詡為廣州

太和二十一年

春正月立子恪為太子三月主如平城穆泰陸叡伏誅新興公丕以罪免死為民○主至平城引見泰叡之黨問之無一人稱枉者時人皆服任城王澄之明

京兆王 愉

以皇子始封

清河王 懌

以皇子始封

廣平王

宋王劉 昶

封宋王六年卒主為之舉哀給溫明祕器贈假黃鉞太傅領揚州刺史加以殊

柔然

侯其伏代庫者可汗那蓋太安六年

高昌

是歲高昌王馬儒遣司馬王體

王遜光勸主誅晏主曰晏於我有功且未有罪遜光曰晏尚不能為武帝安能為陛下乎主默然晏意望開府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又好與賓客屏人語主聞之疑晏欲反遂召晏於華林省誅之并北中郎

刺史王遣南中郎司馬蕭季敞襲殺之

應城公

王廣之

進封四年卒追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謚莊

初王及叡與李沖于烈俱受不死之詔叡既誅主賜沖烈詔曰叡之反逆既異餘犯雖欲矜恕如何可得然猶聽自死免孥戮王連坐應死特恕為民朕本期始終而彼自棄絕故此別示想無致怪謀反之外皎

懷

以皇子始封

河間王

琛

自五年河間孝王若卒至是以齊郡王簡子琛紹若後

禮備九錫依晉琅邪王伷故事謚明子彝襲封

常山侯

樓毅

初封常山公後以例降為侯至是卒

元入貢於魏請兵迎接求舉國內徙魏主遣明威將軍韓安保來迎割伊吾之地五百里以居儒衆儒遣左長史顧禮右長史魏

司馬蕭敎殺奢豪好弓馬故主因事陷之鬱林王之將廢也晏從弟思遠謂晏曰兄荷世祖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以權計相須未知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方啖粥未

河陽侯

王玄邈

為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轉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至是卒贈安北將軍雍州刺史諡莊

如白日耳又以北方肖長及侍子畏暑聽秋朝洛陽春還部落時人謂之雁臣

三月主南至離石叛胡請降詔宥之夏四月至龍門遣使祀夏禹至蒲坂祀虞舜

殺故太子恂○恂既廢頗自悔過中尉李彪表恂復與

汝陽子

王肅

以破齊將裴叔業功進號鎮南將軍加都督豫南兗東荊東豫四州諸軍事封汝陽縣開國子

嘉將步騎一千五百迎安保而安保不至禮嘉還高昌安保亦還伊吾安保遣其屬朝興安等使高昌儒復還顧禮將世子義

暇此事及拜
驃騎謂子弟
曰隆昌之末
阿戎勸吾自
裁若從其語
豈有今日思
遠遽應曰如
阿戎所見今
猶未晚也思
遠知主意已
疑異乘間謂
曰時事稍異
兄亦覺否凡
人多拙於自
謀而巧於謀
人晏不應思

左右謀逆主
賜恂死
宋王劉昶卒
主至長安五月
東還汎渭入
河遣使祀周
文王於豐武
王於鎬六月
還洛陽
秋七月立昭儀
馮氏為后后
欲母養太子
恪恪母高氏
暴卒
以穆亮為征北
大將軍開府

食邑三
百户至
宣武帝
景明元
年再見

貝邱男

傅永

以破齊
軍功封
貝邱縣
男明年
再見

迎安
保至白
棘城去
高昌百
六十里
高昌舊
人懸土
不願東
遷相與
殺儒立
麴嘉為
王復臣
於柔然
安保獨
與顧禮
馬義舒

遠退晏方歎曰世乃有勸人死者旬日而敗晏外弟阮孝緒亦知晏必敗逃匿不見嘗食醬美問知得於晏家吐而覆之及晏敗人為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懼之有卒免於罪

二月以征虜將軍蕭季敞為

儀同三司冀州刺史

八月主自將伐齊○主發河北五州兵三十萬以伐齊軍發洛陽使吏部尚書任城王澄居守以御史中丞李彪兼度支尚書與僕射李沖參治留臺事假彭城王勰中軍大將軍辭曰昔

還洛陽

仇池

魏以氐帥楊靈珍為南梁州刺史靈珍降於齊遣其弟婆羅阿卜珍將步騎萬餘襲魏武興王

廣州刺史秋八月追尊景皇所生王氏為恭太后主聞有魏師遣軍主直閤將軍胡松助北襄城太守成公期戍赭陽軍主鮑舉助西汝南北義陽二郡太守黃瑤起戍舞陰魏梁州刺史楊靈珍舉州來

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何否泰之相遠也主笑曰二曹以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以氐帥楊靈珍為南梁州刺史靈珍舉州降齊襲武興王楊集始集始窘急亦降於齊九月主以河南尹李

楊集始殺其二弟集同集衆集始窘急亦請降於齊魏主使李崇討之崇克武興斬楊婁羅阿卜珍靈珍奔還漢中齊以靈珍

降送其母及子於南鄭以為質襲魏武興王楊集始集始窘急請降

九月魏主攻南陽不克○初南魏遷洛陽荆州刺史薛真度勸魏主先取樊鄧真度引兵寇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之魏主怒以南陽小

崇為都督隴右諸軍事將兵數萬討之

主攻齊南陽不克

李崇槎山分道出氐不意表裏襲之羣氐散歸楊靈珍之衆減大半崇進據赤土靈珍遣從弟建屯龍門自帥精勇一萬屯鷲峽崇命統軍慕容拒

為北秦州刺史仇池公武都王

郡志必滅之遂引兵向襄陽彭城王勰等三十六軍前後相繼衆號百萬吹脣沸地魏主南諸將攻赭陽自引兵南下至宛夜襲其郛克之房伯玉嬰内城拒守魏主遣孫延景謂伯玉曰我今蕩壹六合非如曩

帥衆五千從它路入夜襲龍門破之崇自攻鸞峽靈珍連戰敗走俘其妻子遂克武興齊梁州刺史陰廣宗參軍鄭猷將兵救靈珍崇進擊大破之斬楊婆羅阿卜珍生擒猷等靈珍奔還漢中主聞之喜曰使朕

時冬來春去不有所克終不還北鄉此城當我六龍之首無容不先攻取遠期一年近止一月封侯梟首事在俯仰宜善圖之且卿有三罪今令卿知卿先事武帝蒙殊常之寵不能建忠致命而盡節於其雠罪

無西顧之憂者李崇也以崇為都督梁秦二州諸軍事梁州刺史以安集其地

冬十月主圍新野遂敗齊兵於沔北○主遣太尉咸陽王禧等攻之主至新野齊新野太守劉思忌拒守冬十月攻之不克築

一也項年許真度來鄉傷我偏師罪二也今驚輅親臨不面縛麾下罪三也伯玉遣軍副樂稚柔對曰承欲攻圍期於必克卑徽常人得抗大威真可謂獲其死所外臣蒙武帝拔擢豈敢忘恩但嗣君失德主上

長圍以守之右軍府長史韓顯宗屯赭陽齊成公期遣胡松引蠻兵攻其營顯宗力戰破之斬其裨將高法援顯宗至新野主謂曰卿破賊斬將殊益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為不作露布對曰項聞鎮南將軍王肅

光紹大宗非惟副億兆之深望抑亦蕪武皇之遺敕是以區區盡節不敢失墜往者北師深入寇擾邊民輒屬將士以修職業反已而言不應垂責究城東南隅溝工有橋魏主引兵過之伯玉使勇士數人衣斑

獲賊二三人驢馬數匹皆為露布臣在東觀私常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烈尤而效之其罪彌大主益賢之

十二月主南臨汚水尋還新野齊將軍王

衣戴虎頭帽伏於竇下突出擊之魏主人馬俱驚召善射者原靈度射之應弦而斃乃得免

冬十月魏主圍新野主詔徐州刺史裴叔業引兵救雍州叔業啟稱北人不樂遠行惟樂鈔掠若侵虜境則司雍之寇自

晏紛以萬餘人攻南青州黃郭戍戍主崔僧淵破之舉軍皆沒齊將軍魯康祚趙公政將兵萬人侵太倉口豫州刺史王肅使長史傅永將甲士三千擊之康祚等軍於淮南永軍於淮北相去十餘里永曰南人好

然分矣主從之叔業引兵攻虹城獲男女四千餘人主復遣太子中庶子蕭衍右軍司馬張稷救雍州十一月前將軍韓秀方等十五將降於魏魏敗諸軍於沔北將軍王伏保等為魏所獲新野人張睹帥萬餘

夜斫營必於淮渡之所置火以記淺處夜分兵為二部伏於營外又以瓠貯火密使人過淮南岸於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永營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趣淮水火既競起不知

家據柵拒魏十二月魏人攻拔之雍州刺史曹虎與房伯玉不協故緩救之頓軍樊城主詔度支尚書崔慧景救雍州假慧景節帥衆二萬騎千匹向襄陽雍州衆軍竝受節度以劉季連為益州刺史○曲

所從溺死及斬首數千級生擒公政獲康祚之尸以歸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侵楚王戍肅復令永擊之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戍令塡外塹夜伏戰士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城東部分將置長圍永伏兵

江公遙欣好武事上以諸子尚幼内親則仗遙欣兄弟外親則以后弟西中郎長史劉暄内弟太子詹事江祏故以始安王遙光為揚州刺史居中用事遙欣為都督荆雍等七州諸軍事荆州刺史鎮據西面遙

擊其後軍破之叔業留將佐守營自將精兵救之永登門樓望叔業南行數里即開門奮擊大破之叔業進退失據遂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吾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既不測我

戊寅

永泰元年

欣在江陵多招材勇厚自封殖主甚惡之遙欣偽南郡太守劉季連季連密表遙欣有異迹主乃以季連為益州刺史使據遙欣上流以制之

河東王

尋陽公

太和二十二年

之虛實足使喪膽停此足矣何更追之主遣謁者就拜永安遠將軍汝南太守封貝邱縣男永有勇力好學能文主常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惟傳脩期耳

西河王

清淵侯

柔然

春正月魏統軍李佐攻拔新野縛劉思忌問之曰今欲降未思忌曰寧為南鬼不為北臣乃殺之於是沔北大震湖陽戍主蔡道福赭陽戍主成公期舞陰戍主黃瑤起南鄉太守席謙相繼南遁瑤起為魏所獲主

鉉 封十三年見殺二子在孩抱亦見殺

臨賀王

子岳 封十年見殺

西陽王

王敬則增封五年為會稽太守舉兵反至曲阿敗死主收敬則子員外郎世雄記室參軍李晳太子洗馬幼隆太子舍人少安

春正月統軍李佐攻拔新野齊沔北守將皆棄城走獲齊舞陰戍主黃瑤起主以賜王肅肅臠而食之二月拔宛北城齊房伯玉面縛出降主自南陽如新野以彭城王勰為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中軍大

太興 改封三年初太興遇患遂佛前乞願若病得差即捨王爵入道未幾便愈遂請為沙門表十餘上乃見許更名

李沖 改封五年卒謚文穆子延賓世宗初襲爵○沖勤敏彊力久處要劇文案盈積終日視事未嘗厭倦職業修舉

侯其伏代庫者可汗那蓋太安七年

高車 初魏主南侵遣使發高車兵高車憚遠役奉袁紇樹者為主相

命太尉陳顯
達救雍州
主殺河東王鉉
等十人〇主
有疾以近親
寡弱而高武
子孫猶有十
王欲盡除之
以問陳顯達
對曰此等豈
足介慮以問
始安王遙光
遙光以為當以
次施行遙光每
與主屏人語
畢主索香火

子文
改封四
年見殺
等於宅
殺之長
子黃門
郎元還
為寧朔
將軍領
千人於
徐州擊
魏主數
徐州刺
史徐玄
慶殺之

衡陽王

子峻
改封四
年見殺

南康王

子琳
改封九
年見殺

新吳男

左興盛

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
三月敗齊兵於
鄧城
主將十萬衆羽
儀華蓋以圍
樊城曹虎閉
門自守主臨
沔水望襄陽
岸乃去如湖
陽尋如懸瓠
鎮南將軍王
肅攻義陽齊
裴叔業將兵
五萬圍渦陽
以救義陽主

僧懿居
嵩山至
是卒子
昴襲爵

趙郡王

幹
改封五
年卒謚
靈子謹
世宗初
襲爵

覓四十率北叛
而髮白魏命江
兄弟六陽王繼
人凡四來討繼
毋少時先遣人
每多忿恚諭樹
親及沖者樹者
貴祿賜亡入柔
皆與共然尋自
之更成悔出降
敦睦然於魏
多提引
族姻私
以官爵
一家歲
祿萬匹

林邑

林邑王
范諸農

嗚咽流涕明日必有所誅會主疾甚暴絕遂光遂殺河東王鉉等十人於是太祖世祖及世宗諸子皆盡矣鉉等已死乃使公卿奏其罪請誅之下詔不許再奏然後許之南康侍讀江泌哭子琳淚盡繼之以血

永陽王

子珉

初封義安王後改封永陽仍本國繼衡陽元王為孫至是見殺

以平王敬則功封至主寶卷永元二年再見

湘東王

子建

遂興男

崔恭祖

以平王敬則功封至主寶卷永元二年再見

使安遠將軍傅永征虜將軍劉藻假輔國將軍高聰救渦陽并受王肅節度叔業進擊大破之聰奔懸瓠永收散卒徐還主命鎖三將詣懸瓠藻聰免死從平州永奪官爵黜王肅為平南將軍肅表請更遣軍救

有餘時人以此少之

汶陽伯

孟表

初襲爵譙縣侯鎮渦陽至是齊裴叔業圍渦陽六十餘日城中

朝於齊海中值風溺死齊以諸農子文款為林邑王

親視殯葬畢乃去

三月崔慧景至襄陽沔北五郡已沒慧景與蕭衍及軍主劉山陽法憲等帥五千餘人進行鄧城魏數萬騎奄至諸軍登城拒守時將士蓐食輕行皆有饑懼之色慧景於南門拔軍去

封八年見殺

南郡王　子夏

世祖諸子子夏最幼寵愛過諸子至是見殺年七歲

桂陽王

湘陰男

劉山陽　以平王敬則功

封至主寶卷永元二年再見

沙陽男

胡松　以平王敬則功

渦陽主報曰觀卿意必以藻等新敗故難於更往朕令少分兵則不足制敵多分兵則禁旅有闕卿審圖之義陽當止則止當下則下若失渦陽卿之過也肅乃解義陽之圍與統軍楊大眼奚康生等步騎十餘

食盡惟以朽革及草木皮葉為糧表撫循將士戮力固守會王肅解義陽之圍還以救之叔業乃退初有一南人自云姓邊字

諸軍不相知相繼皆遁山陽斷後死戰且戰且卻行魏兵夾路射之殺傳法憲士卒赴溝死者相枕山陽據城苦戰魏兵乃退諸軍皆還襄陽

魏將軍王肅攻義陽裴叔業圍渦陽以救義陽魏南兗州刺史孟表

昭粲 封至和帝中興元年再改封四年見殺見

巴陵王 昭秀 改封四年見殺

衡陽王 子坦 永陽王子岷見

萬救渦陽叔業見兵盛夜引軍退明日士衆奔潰肅等追之殺傷不可勝數

中尉李彪免僕射李沖卒○彪家世孤微初遊代都以沖好士傾心附之沖亦重其才學禮遇甚厚公私汲引及為中尉彈劾不避貴

叔珍捐妻息從壽春投表云慕化歸國未及送闕便值叔業圍城表後察叔珍言色頗疑有異即加推覈乃云是叔業姑兒為

守渦陽糧盡
食草木皮葉
叔業積穀魏
人高五丈以
示城內别遣
軍主蕭璝等
攻龍亢魏廣
陵王羽救之
叔業引兵擊
羽大破之追
獲其節魏主
使將軍傅永
劉藻高聰救
渦陽叔業進
擊大破之叔
業再戰凡斬

殺衡陽
元王無
後以
武陵昭
王瞻第
三子子
坦奉元
王後

豐城公
遙昌

封五年
卒主愛
遙昌凡
第如子

底主以之比
汲黯彪自以
結知人主不
復諧沖稍稍
疎之惟公坐
歛袂而已無
復宗敬之意
沖浸衡之及
主南伐彪與
沖及任城王
澄共掌留務
彪性剛豪多
所乖異數與
沖爭辨形於
聲色自以身
為法官他人

叔業所
遣規為
內應所
捕妻子
并亦假
妄表出
叔珍於
北門外
斬之於
是人情
乃安主
嘉其誠
續封汝
陽縣開
國伯邑
五百户

首萬級俘三千餘人獲器械雜畜財物以千萬計王肅解義陽之圍帥步騎十餘萬救渦陽叔業見魏兵盛夜引軍退明日士衆奔潰魏人追之殺傷不可勝數叔業還保渦口

甚痛惜之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謚憲

夏四月改元

大司馬王敬則

莫能糾劾事多專恣沖不勝忿乃積其前後過惡上表劾之請付廷尉主覽表歎悵久之曰道固可謂溢矣而僕射亦為滿也有司處彪大辟主宥之除名而已沖雅性温厚及收彪之際瞋目大呼投折几案署

還征虜將軍濟州刺史至宣武帝延昌四年再見

昌黎伯

宇文福

初賜爵新昌侯至是車駕南討

反會稽至曲阿敗死○敬則自以高武舊將心不自安主外雖禮之而内實相疑敬則世子仲雄善琴主以蔡邕焦尾琴借之仲雄於御前作懊憹歌曰常歎負情憹郎今果行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

辱肆口遂發病荒悖言語錯謬醫不能療或以為肝裂旬餘而卒主哭之悲不自勝

以彭城王勰為宗師詔使督察宗室有不率教者以聞

發州郡兵二十萬人期八月中旬集懸瓠

秋七月省宮掖費用以給軍

遣福與楊播為前軍至鄴城福選兵簡將為攻圍之勢主望福軍法整齊將士閑習大被褒歎齊崔慧景蕭衍率衆十萬來救

主愈猜愧會疾病乃以張瓌為平東將軍吳郡太守以防敬則敬則聞之曰東今有誰只是欲平我耳東亦何可易乎吾終不受金罌金罌謂鴆也徐州行事謝眺敬則壻也敬則子幼隆遣人以情告眺為計若

賞○彭城王繩表以一歲國秩職俸親恤裨軍國之用主乃詔損皇后私府之半六宮嬪御五服男女供恤亦減半在軍者三分省一以給軍賞

八月太子自洛陽朝於懸瓠

齊奉朝請鄧學以齊興郡來降

主指麾將士勑楊頒高乘羽林五百騎出齊軍南面奪其橋道遏絕歸路齊軍大恐六道來戰福據鞍誓衆身先士卒齊軍奔

同者當往報敬則眺執其使以聞敬則五官掾王公林勸敬則急送啟賜兒死單舟還都敬則曰諸郎在都要應有信且忍一夕具夜呼僚佐摴蒱曰諸人欲令我作何計防閤丁興懷曰官祇應作爾敬則不應

初主遣使發高車兵南伐高車俾遠役奉袁紇樹者為主相帥北叛主遣征北將軍宇文福討之大敗而還福坐黜官更命平北將軍江陽王繼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自懷朔以東悉稟節度仍攝鎮平城

遺賜爵昌黎伯正武衛加征虜將軍尋以高車叛命加征北將軍北征都將討之軍敗坐黜官

華陰伯

楊播

明旦召山陰
令王詢問發
丁可得幾人
詢稱縣丁猝
不可集敬則
怒將出斬之
公林諫曰凡
事皆可悔惟
此事不可悔
敬則唾其面
曰我作事何
關汝小子遂
舉兵反前中
書令何胤隱
居若邪山敬
則欲劫以為

九月主聞齊高
宗殂下詔稱
禮不伐喪引
兵還詔北伐
高車
主得疾甚篤旬
日不見侍臣
左右惟彭城
王勰等數人
而已勰內侍
醫藥外總軍
國之務遠近
肅然人無異
議右軍將軍
徐謇善醫時
在洛陽急召

初賜爵
華陰子
至是從
駕討齊
崔慧景
蕭衍於
鄧城破
之進號
平東將
軍從到
懸瓠除
太府卿
進爵為
伯

涇陽子

尚書令長史王弄璋等諫曰何令高蹈必不從不從便應殺之舉大事先殺名賢事必不濟乃止主閒敬則反收敬則諸子皆殺之敬則以奉南康侯子恪為名子恪亡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遙光勸主盡誅高武

之既至勰涕泣執手謂曰君能已至尊之疾當獲意外之賞不然有不測之誅非但榮辱乃繫存亡勰又密為壇於汝水之濱依周公故事告天地及顯祖乞以身代主主疾有間發懸瓠舍於汝濱集百官坐徐

李佐

免官爵四年車駕征宛鄧復起佐假平遠將軍統軍齊新野太守劉思忌憑城固守佐率所領攻拔之以功封

子孫於是悉召入宮孩幼者與乳母俱入須三更盡殺之子恪徒跣自歸主撫牀曰遙光幾誤人事乃賜王侯供餼明日悉遣還第敬則帥實甲萬人過浙江張瓌遣人拒之聞鼓聲皆散走瓌逃民間敬則以舊

搴於上席稱揚其功除鴻臚卿封金鄉縣伯賜錢萬緡諸王别餉賚各不減千

四

冬十一月主如鄴江陽王繼上言高車頑昧避役逃遁若悉追戮恐遂擾亂請遣使鎮别推檢斬魁首一人自餘加以慰

涅陽縣開國子邑三百户至宣武帝景明二年再見

員郎男傅永封二年引兵救渦陽為齊將裴

將舉事百姓擔篙荷鍤隨之者十餘萬至武進陵口慟哭而過曲阿令郎仲孚謂吏民曰賊乘勝雖銳而烏合易離今若收船艦鑿長岡埭瀉瀆水以阻其路得留數日臺軍必至如此則大事濟矣以是敬則軍

撫若悔悟從役者即令赴軍詔從之於是叛者往往自歸繼先遣人慰諭樹者樹者亡入柔然尋自悔相帥出降主善之曰江陽可大任也十二月主自鄴班師

叔業所敗坐奪官爵

不得進五月
主詔前軍司
馬左興盛後
軍將軍崔恭
祖輔國將軍
劉山陽龍驤
將軍馬軍主
胡松築壘於
曲阿長岡右
僕射沈文季
為持節都督
屯湖頭備京
口路敬則急
攻興盛山陽
二壘臺軍不
能敵欲退而

圍不開各死
戰胡松引騎
兵突其後敬
則軍大敗索
馬再上不能
得崔恭祖刺
之仆地興盛
軍客袁文曠
斬之傳首建
康是時主疾
已篤敬則倉
猝東起朝廷
震懼太子寶
卷急裝欲走
敬則聞之喜
曰檀公三十

六策走為上策計汝父子惟有走耳晉陵民以附敬則應死者甚衆太守王瞻言愚民易動不足窮法許之所全活以萬數主賞謝朓之功遷尚書吏部郎三讓不許中書疑朓官未及讓孫沈約曰近世小官

不讓遂成恒俗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意夫讓出人情豈關官之大小邪眺妻常懷刃欲殺眺眺不敢相見

秋七月以太子中庶子蕭衍為雍州刺史

主殂於正福殿太子寶卷立

○主性猜多慮簡於出入

竟不卹天又深信巫覡每出先占利害東出云西南出云北初有疾甚祕之聽覽不輟久之敕臺省文簿中求白魚以為藥外始知之至是殂遺詔以徐孝嗣為尚書令沈文季為左僕射江祏為右僕射江祀為

侍中劉暄為衛尉軍政委陳太尉內外衆事無大小委徐孝嗣遙光坦之江祏大事與文季祀暄參懷心膂之任委劉悛蕭惠休崔慧景太子寶卷即位八月葬明皇帝於興安陵廟號高宗主惡明帝靈在太極

殿欲速葬徐孝嗣固爭得踰月每當哭輙云喉痛太中大夫羊闡入臨無髮號痛俯仰幘遂脫地主輟哭大笑謂左右曰禿鶖啼來乎

史臣曰高宗以支庶纂歷據猶子而為論一朝到此

誠非素心
遺寄所當
諒不獲免
夫戕夷之
事懷抱多
端或出自
雄恐或生
乎畏懾令
同財之親
在我而先
棄進引之
愛量物其
必違疑怯
既深猜似
外入流沸
行誅非云

義舉事苟求安能無內愧既而自樹本根枝猶孤弱貽厥不昌終覆宗社若令厥紐之徽必委天命盤庚之祀亦繼陽甲枝運推公夫何識爾

冬十一月立妃褚氏為皇后

己卯

主寶卷永元元年
明帝第二子在位三年年十九
春正月大赦改元
遣太尉陳顯達帥師侵魏○顯達督將軍崔慧景等軍四萬擊魏欲復雍州諸郡魏遣將軍元

南康王　寶融
封隨郡王六年改封南康即和帝

始安王　遙光
封二十一年以

枝江公　徐孝嗣
進封六年見殺孝嗣子演尚武康公主況尚山陰公主皆坐誅

鄱陽公　陳顯達

太和二十三年
春正月主還洛陽○主謂任城王澄曰朕離京以來舊俗少變否對曰聖化日新主曰朕入城見車上婦人猶戴帽著小襖何謂日新對曰著者少不著者多帝曰任城此何言也必欲使

齊郡王　簡
封十九年卒諡靈世宗時改諡順子祐襲爵

章武王　彬
削封十一年卒

勃海公　高猛
世宗即位追尊皇妣高氏為文昭皇后追賜后父颺爵勃海公以其嫡孫猛襲爵

柔然
侯其伏代庫者可汗那蓋太安八年

高麗
遣使朝貢於魏

鄧至
國王象舒彭入

英拒之二月陳顯達與魏元英戰屢破之攻馬圈城四十日城中食盡噉死人肉及樹皮魏人突圍走斬獲千計顯達入城將士競取城中絹遂不窮追顯達又遣軍主莊邱黑進擊南鄉拔之崔慧景攻魏順

反誅改封六年舉兵

始安王

襲建康敗死諸子背伏誅

寶覽

封江陵公六年至是以遙光既誅乃以寶覽為始安王奉靖王後至和帝中興

臨汝公

蕭坦之

進封臨汝侯六年假節督衆軍討始安王遙光

滿城盡著澄與留守官皆免冠謝二月以咸陽王禧為太尉皇后馮氏有罪退處後宮○主連年在外馮氏私於宦官高菩薩還洛收菩薩等案問具伏以文明太后故不忍廢賜后辭訣入居後宮諸嬪御

邪子融世宗初復先爵

樂陵王

思譽

削封三王年至是還復其王封至宣武帝正始四年再見

平原公

朝於魏

高肇

以文昭皇后兄始封

仇池

齊以楊集始為秦州刺史

澄城公

高顯

以肇弟始封

河東侯

陽魏順陽太
守張烈固守見
魏主自將樂
顯達至馬圈
命廣陽王嘉
斷均口邀顯
達歸路顯達
引兵渡水西
據鷹子山築
城人情沮恐
與魏戰屢敗
軍主崔恭祖
以烏布幔盛
顯達數人擔
之間道自分
磧山出均水

二年再
見
湘東王
寶晊
封安陸
王六年
敗封湘
東至和
帝中興
二年再
見
巴陵王

事平還
右僕射
進爵為
公增邑
千戶遂
光事平
二十餘
日主遣
延明主
帥黃文
濟領兵
圍坦之
宅殺之
子賞祕
書郎亦
伏誅坦

奉之猶如后
禮惟命太子
不復朝謁而
已
以彭城王勰為
司徒
齊師敗取馬圈南鄉
三月主自將
禦之齊師敗
績○主謂任
城王澄曰顯
達侵擾朕不
親行無以制
之遂發洛陽
命于烈居守
以右衛將軍

薛脩
初襲爵
河東公
以開革
五等降
公為侯
至是卒
謚敬子
嗣襲爵

新泰伯
游明根
致仕八
年卒於

口南走左軍將軍張千戰死士卒死者三萬餘人顯達之北伐軍入沟均口馮道根說顯達曰沟均水迅急易進難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於酇城陸道步進列營相次鼓行而前破之必矣顯達

昭胄

嗣封竟陵王五年改封巴陵及陳顯達起事召王侯入宮昭胄懼與弟永新侯昭穎逃奔江西變形為道人至

之從兄翼宗為海陵郡將發坦之謂文濟曰從凡海陵宅故應無他文濟曰海陵宅在何處坦之以告文濟白帝帝仍遣收之

宋弁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以佐之弁精勤吏治恩遇亞於李沖主至梁城齊崔慧景攻順陽太守張烈固守主遣根威將軍慕容平城將騎五千救之時主久疾彭城王勰常居中侍醫藥晝夜不離左右飲食

家年八十一世宗遣使弔祭賻錢十萬絹三百匹布二百匹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謚靖子肇襲爵〇明根歷官內外五十

不從道根以私屬從軍及顯達夜走軍人不知山路道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衆賴以全詔以道根為洵均口戍副顯達素有威名至是大捐御史中丞范岫奏免顯達官顯達亦自表解職皆不許更以顯

和帝中興元年再見

曲江公

遙欣

改封六年卒贈侍中司空謚康

檢其家至貧惟有質錢帖數百還以啟帝原其死繫尚方

安陸侯

江祏

封六年與其弟祀同日見殺至

必先嘗而後進蓬首垢面衣不解帶主以緦為都督中外諸軍事緦辭曰臣侍疾無暇安能治軍願更一王使總軍要臣得專心醫藥主曰吾疾如此深慮不濟安六軍保社稷者捨汝而誰何容更請人以違心

餘年處身以仁和接物以禮讓時論貴之

建康子

高祐

假東光侯十二年卒太常議謚曰煬詔曰不遵

達為江州刺史崔慧景亦棄順陽走還

夏五月加撫軍大將軍始安王遙光開府儀同三司

秋八月殺僕射江祏侍中江祀始安王遙光起兵東城右將軍蕭坦之討平之○主在東宮不好學嬉戲無度重澀少言

和帝中興元年贈祏衛將軍祀散騎常侍太常卿

平都侯

劉暄

始安王遙光起事以討暄為名

寄爭主至馬圖命荊州刺史廣陽王嘉斷均口邀齊兵歸路屢敗齊兵武衛將軍元嵩免胄陷陳將士隨之齊兵大敗收顯達軍資億計班賜將士追奔至漢水而還

夏四月主殂於穀塘原后馮氏伏誅太子

上命曰靈可謚為靈子和璧早卒和璧子穎襲爵建康子○祐博涉書史好文字雜說材性通放不拘小節

及即位不與朝士相接專親信宦官及左右御刀應敕等是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祏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敕雍州刺史蕭衍聞之謂參軍張弘策

事平暄遷領軍將軍封平都縣侯尋見殺至和帝中興元年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西豐侯

恪立○主疾甚北還至穀塘原謂司徒緦曰後宮久乖陰德吾死之後可賜自盡吾病殆必不起天下未平嗣子幼弱社稷所倚惟在於汝霍子孟諸葛孔明以異姓受顧託況汝親賢可不勉之緦泣曰臣以至

曰一國三公猶不堪況六貴同朝勢必相圖亂將作矣避禍圖福無如此州但諸弟在都恐罹世患當更與益州圖之耳乃密修武備招聚驍勇以萬數多伐竹木沈之檀溪積茅如岡阜中兵參軍呂僧珍覺其

沈文季

增封五年文季見世方昏亂自託老疾不預朝權至是主召徐孝嗣及文季與文季凡子昭畧文季知敗舉動如

親久參機要寵靈輝赫海內莫及所以敢受而不辭正恃陛下日月之明恕臣忘退之過耳今復任以元宰總握機政寰主之弊取罪必矣昔周公大聖成王至明猶不免疑而況臣乎如此則陛下愛臣更為未

意亦私具檣數百張先是僧珍為羽林監徐孝嗣欲引置其府僧珍知孝嗣不能久固求從衍是時衍兄懿罷益州刺史還仍行郢州事衍使弘策說懿曰六貴比肩爭權相圖主上媟近左右慓輕忌虐安肯委

常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反也於華林省賜死至和帝中興元年贈侍中司空謚忠憲昭畧弟昭光聞收至家人勸之逃昭

盡始終之美主默然久之曰詳思汝言理實難奪乃手詔太子曰汝叔父緄清規懋賞與白雲俱潔厭榮舍紱以松竹為心吾少與綢繆未恐朕離百年之後其聽緄辭蟬冕遂其沖挹之性以北海王詳為司空

政諸公虛坐主諾嫌忌積久必大行誅戮始安欲為趙王倫形迹已見然性猜量狹徒為禍階蕭坦之忌克陵人徐孝嗣聽人穿鼻江祏無斷劉暄闇弱一朝禍發中外土崩吾兄弟幸守外藩宜為身計及今猜

光不忍捨其母入執母手悲泣收者殺之昭光凡子曇亮逃已得免聞昭光死歎曰家門屠滅何以生為絕吭而死中興元年

王肅為尚書令廣陽王嘉為左僕射宋弁為吏部尚書與侍中太尉禧尚書右僕射澄等六人輔政四月殂於穀塘原高祖友愛諸弟始終無間嘗從容謂咸陽王禧等曰我後子孫邂逅不肖汝等觀望可輔則

防未生當悉召諸弟恐異時拔足無路矣郢州控帶荆湘雍州士馬精彊世治則竭誠本朝世亂則足以匡濟與時進退此萬全之策也若不早圖後悔無及弘策又自說懿曰以卿兄弟英武天下無敵據郢雍

贈昭畧太常昭光廷尉

監利侯

曹虎

進封五年先是虎罷雍州有錢五千萬它物稱是至是主疑虎

輔之不可輔則取之勿為他人有也親任賢能從善如流精勤庶務朝夕不倦常曰人主患不能處心公平推誠於物能是二者則胡越之人皆可使如凡弟矣用法嚴於大臣無所容貸然人有小過常多潤畧

二州為百姓請命廢昏立明易於反掌此桓文之業也勿為豎子所欺取笑身後雍州揣之已熟顧善圖之懿不從衍乃迎其弟驍騎外兵參軍偉及西中郎將外兵參軍憺至襄陽初高宗雖顧命羣公而多寄

舊將蕪利其財新除右衛將軍未及拜見殺至和帝中興元年追贈安北將軍徐州刺史

郊廟之祭未嘗不親其禮每出巡遊有司奏修道路輒曰麤修橋梁通車馬而已勿去草剗令平也在淮南行兵如在境內禁士卒無得踐傷粟稻宮室非不得已不修衣冠浣濯而服之鞍勒用鐵木而已幼多

腹心於江祏兄弟二江更直殿内動止關之主稍欲行意徐孝嗣不能奪蕭坦之時有異同而祏執制堅確主深忿之主左右茹法珍梅蟲兒等為主所委任祏常裁折之法珍等切齒祏以主失德寖彰議廢之

力善射能以指彈碎羊骨射禽獸無不命中及年十五遂不復畋獵嘗謂史官曰時事不可以不直書人君威福在已無能制之者若史策復不書其惡將何所畏忌邪彭城王勰與任城王澄謀以陳顯達去尚

而立江夏王寶元劉暄嘗為寶元郢州行事執事過刻寶元恚曰舅殊無渭陽情暄由是忌寶元不同祏議更欲立建安王寶寅祏密謀於始安王遥光遥光自以年長欲自取以微旨動祏祏亦以少主難保勸祏

未遠祕不發喪從御臥輿緦出入神色無異遣使來詔徵太子密以凶問告留守于烈烈處分行留衆止無變太子至魯陽遇梓宮乃發喪即位緦毦授遺勅數紙東宫官屬疑緦有異志密防之而緦推誠盡禮

立遙光柘意回惑以問蕭坦之時坦之居喪起復謂祏曰明帝立已非次天下至今不服若復為此恐四方瓦解也遂還宅行喪遙光遣所親劉渢致意於謝朓欲引以為黨朓不荅頃之遙光以朓兼衛尉朓懼

辛無間隙咸陽王禧至魯陽蜀城外以察其變久之乃入謂勰曰汝此行不唯勤勞亦實危險勰曰兄年長識高故知有夷險彥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禧曰汝恨吾後至耳勰等以高祖遺詔賜馮后死禧等知

即以祏謀告左輿盛眺又說劉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渢劉晏居卿今地但以卿為反覆人耳暄馳告遥光及祏收眺付廷尉遂死獄中暄又以遥光若立則已失元舅之尊不肯同祏議故祏遲疑久不决遥光

后審死相視曰設無遺詔我兄弟亦當决策去之豈可令失行婦人宰制天下殺我輩也謚曰幽皇后

五月葬孝文帝於長陵廟號高祖

史臣曰有魏始基代朔廓平南夏闢壤經世咸以威

大怒遣左右剌䀇䀇覺之遂發祏謀主收祏祀殺之自是無所忌憚益自恣日夜與近習於後堂鼓吁戲馬常以五更就寢日晡乃起臺閣案奏閲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五省黄案皆為宦者裹魚肉還家遥

武為業文教之事所未遑也高祖幼承洪緒早著㪅聖之風時以文明攝事優游恭已玄覽獨得著自不言神契所標固以符於冥化及躬總大政一日萬幾十許年間

光素有異志
與其弟荆州
刺史遥欣密
謀舉兵將發
而遥欣卒江
祏誅遥光懼
陽狂稱疾不
復入臺先是
遥光弟豫州
刺史遥昌卒
其部曲皆歸
遥光及遥欣
喪還停東府
前渚荆州衆
力送者甚盛
帝既誅二江

曾不暇給
殊途同歸
百慮一致
至夫生民
所難行人
倫之高迹
雖尊居黄
屋盡蹈之
矣若乃欽
明稽古協
御天人帝
王制作朝
野軌度斟
酌用捨煥
乎其有文
章海内生

慮遥光不自安欲遷為司徒使還第召入諭旨遥光恐見殺收集二州部曲於東府東門召劉渢劉晏等謀舉兵以討劉暄為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於尚方取仗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隨信而至蕭坦之

民咸受耳目之賜加以雄才大畧愛奇好士視下如傷役已利物亦無得而稱之其經緯天地豈虛論也

以彭城王勰為驃騎大將軍都督冀定七州軍事○主欲以勰為相勰屢陳遺旨

宅在東府城東遙光遣人掩取之坦之露袒踰墻走向臺垣歷生說遙光帥城内兵夜攻臺燒城門遙光狐疑不敢出天稍曉有詔召徐孝嗣孝嗣入人心乃安左將軍沈約聞變馳入西掖門或勸戎服約曰臺

請遂素懷主對之悲慟勰懇請不已乃以為定州刺史猶固辭不許乃之官

僕射任城王澄免○澄以王肅羇旅而位加己上誣以謀叛案驗不實坐免尋出為雍州刺史

六月主恪追尊母高氏為后○主追尊皇

中方擾攘見我戎服或者謂同遙光乃朱衣而入詔徐孝嗣屯衛宮城蕭坦之帥臺軍討遙光坦之屯湘宮寺左興盛屯東籬門鎮軍司馬曹虎屯青溪大橋衆軍圍東城三面燒司徒府遙光遣垣歷生從西門

妣高氏為文昭皇后配享高祖追賜后父颺爵勃海公謚敬以其嫡孫猛襲爵封后兄肇為平原公肇弟顯為澄城公數日之間富貴赫奕

秋八月用高祖遺詔三夫人以下皆遣還家

南徐州刺史沈

出戰臺軍屢敗遙光諮議參軍蕭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畧潛出詣臺自歸衆情大沮垣歷生出戰因棄矟降曹虎虎命斬之遙光大怒於牀上自踊使殺歷生子臺軍以火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遙光扶匐牀

陵奔齊〇徐州刺史京兆王愉年少府事皆決於長史盧淵淵知陵將叛敕諸城潛為之備屢以聞於朝皆不聽陵遂殺將佐帥宿豫之衆奔齊濟淮諸戍以有備得全郡縣多捕送陵黨淵皆撫而赦之衆心乃

下軍人牽出斬之劉颯走還家為人所殺以徐孝嗣為司空加沈文季鎮軍將軍侍中僕射如故劉暄為領軍將軍曹虎為散騎常侍右衛將軍皆賞平始安之功也

魏南徐州刺史沈陵來降閏月以陵為北

安

九月主謁長陵欲引白衣左右吳人茹皓同車皓奮衣將登黃門侍郎元匡進諫主推之使下皓失色而退

冬十二月以郭祚為吏部尚書〇王肅制官品百司皆如江南之制凡九品品各有二侍中郭

徐州刺史

殺。僕射蕭坦之

領軍劉暄〇

江祏等既敗

主左右捉刀

應敕之徒恣

橫用事時人

謂之刀敕坦

之剛狠而專

嬖倖畏而憎

之至是主遣

黃文濟將兵

圍其宅殺之

茹法珍等譖

劉暄有異志

主曰暄是我

祚燕吏部尚

書祚清謹重

惜官位每有

銓授雖得其

人必徘徊久

之然後下筆

曰此人便已

貴矣人以是

多怨之然所

用者無不稱

職

舅豈應有此直閣徐世標曰明帝乃武帝同堂恩遇如此猶滅武帝之後舅焉可信邪遂殺之曹虎善於誘納日食荒客常數百人晚節吝嗇罷雍州有錢五千萬他物稱是主疑虎舊將且利其財遂殺之坦之

瞳虎所新除官皆未及拜而死初高宗臨殂以隆昌事戒主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主數與近習謀誅大臣皆發於倉卒決意不疑於是大臣人人莫敢自保

九月以裴叔業為南兖州刺史張沖為豫州刺史

冬十月殺司空徐孝嗣將軍沈文季○孝嗣以文士不顯同異故名位雖重猶得久存虎賁中郎將許准為孝嗣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須主出遊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沈文季自託老病不預朝權侍

中沈昭畧謂之曰叔父行年六十為肙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應至是主召孝嗣文季昭畧入華林省使茹法珍賜以藥酒昭畧怒罵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擲

其面曰使作
破面鬼
十二月太尉陳
顒達舉兵襲
建康敗死〇
顒達自以高
武舊將當高
宗之世内懷
危懼深自貶
損導從鹵簿
止用羸小者
十數人及主
屢誅大臣傳
云當遣兵襲
江州乃舉兵
令長史庾弘

遠等與朝貴書數主罪惡云欲奉建安王為主須京塵一靜西迎大駕主以崔慧景為平南將軍督諸軍擊顯達後軍將軍胡松驍騎將軍李叔獻帥水軍據梁山左衛將軍左興盛督前鋒軍屯杜姥宅十二月

顯達發尋陽敗胡松於采石建康震恐軍於新林左興盛帥諸軍拒之顯達多置屯火於岸側潛軍夜渡襲宮城顯達以數千人登落星岡新亭諸軍聞之奔還宮城大駭閉門設守顯達執馬矟從步兵數百於

西州前與臺軍戰再合顒達大勝手殺數人捎折臺軍繼至顒達不能抗走至西州後騎官趙潭注刺顒達墜馬斬之諸子皆伏誅長史庾弘遠斬於朱雀航將刑索帽著之曰子路結纓吾不可以不冠而死謂

覯者曰吾非賊乃是義兵為諸君請命耳陳公太輕事若用吾言天下將免塗炭弘遠子子雅抱父乞代命并殺之主既誅顒達益自驕恣漸出遊走又不欲人見之每出先驅斥所過人家惟置空宅尉司撃鼓

踊圍鼓聲所聞便應奔走不暇衣履犯禁者應手格殺一月凡二十餘出出輒不言定所東西南北無處不驅常以三四更中鼓聲四出火光照天幡戟橫路士民驚震啼號塞道四民廢業樵蘇路斷吉凶失

時乳母寄產或與病棄尸不得殯葬嘗至沈公城有一婦人臨產不能去因剖腹視其男女又好擔幢白虎幢高七丈五尺於齒上擔之折齒不倦侍衛滿側送諸変態曾無愧色嘗著織成袴褶金薄帽執乜

寶捎急裝縛袴凌冒雨雪不避阬穽馳騁渴乏輒下馬解取腰邊蠡器酌水飲之復上馬馳去罝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奔走往來晷不暇息

庚辰

永元二年

春正月元會主食後方出朝

江夏王　寶元

樂安子　崔慧景

世宗宣武帝景明元年

陽平王　頤

蘭陵公　裴叔業

柔然　侯其伏代庫者

貿裁竟即還封七年封二十
殷西序寢自崔慧景二年主
已至申百僚舉兵還既誅戮
陪位皆僵仆至廣陵將相舊
饑甚北起就遣使奉臣皆盡
會叔遠而罷寶元為慧景自郵
豫州刺史裴叔主寶元以年宿
業以壽陽叛斬其使位重轉
降於魏○叔因是發不自安
業聞主數誅將吏防至是將
大臣心不自城主遣兵封壽
安遣人至襄馬軍主陽乃還
陽問蕭衍曰戚平外兵奉江
天下大勢可監黃林夏王寶
知恐無復自夫助鎮元遇建
存之理不若京口慧康及兵

諱恪在位幼襲父以壽陽可汗那
十六年年新成爵奉表內蓋太安
三十三初名安附詔加九年
春正月大赦改壽高祖使持節
元
賜名頤散騎常
吐谷渾
豫州刺史裴至是卒侍都督
叔業以壽陽於青州豫雍兗王伏連
來降遣司徒刺史謚徐司五壽事魏
彭城王勰鎮莊傳國州諸軍盡禮而
之○叔業聞至孫宗事征南國中置
齊主數誅大僧蕭宗將軍豫百官皆
臣心不自安時坐殺州刺史如天子
遣使詣豫州叔父賜封蘭陵之制稱
刺史薛真度死國除郡開國制加于
問以入降可公食邑隋國魏
不之宜真度
南平王
三千戶主遣使

回面向北不景將渡敗單馬
失作河南公江寶元走至蠏
衍報曰羣小密與相浦為漁
用事豈能及應殺司父所斬
遠惟應送家馬孔矜以頭內
還都以安慰典籤呂鮨藍擔
之若意外相承緒及送建康
過當勒馬步平林夫其子覺
二萬直出橫開門納亡命為
江以斷其後慧景使道人捕
則天下之事長史沈獲伏誅
一舉可定若佚之諮
欲北向彼必議柳惔
新吳男
遺人相代以分部軍
河北一州相衆寶元
左興盛
處河南公寧裹八綱

勸其早降曰
纂
尋卒贈責而宥
若事迫而來
開府儀之
則功微賞薄襲封七同三司
矣叔業遂遣年為安諡忠武
仇池
其子芬之及北將軍給東園榻集始
凡女壻韋伯平州刺溫明祕將衆萬
昕奉表來降史卒於器錢三餘自漢
主遣彭城王平城子十萬絹巾北出
勰車騎將軍伯和襲一千匹親復舊
王肅帥步騎爵至主布五百地魏梁
十萬赴之以永平三匹蠟三州刺史
叔業為使持年再見百斤子楊椿將
節都督豫雍
常山侯
情之先步騎五
等五州諸軍卒子譚千出頓
事征南將軍
英
紹封下辯遣
豫州刺史封集始書

可復得邪叔興手執封三年
業沈疑未決絳麾隨崔慧景
乃遣子芬之慧景向逼建康
入建康為質建康慧主遣興
亦遣信詣魏景敗寶盛帥臺
豫州刺史薛元逃亡內三萬
真度真度勸斅日乃人拒慧
其早降叔業出主召景於北
遂奉表降魏入後堂離門興
下詔討叔業二以步障盛望風
月以蕭懿為裏之令退走逃
豫州刺史左右數淮渚荻
巴西民雍道晞十人鳴舫中慧
聚衆萬餘逼鼓角馳景擒殺
郡城巴西太統其外之
守魯休烈嬰遣人謂

蘭陵郡公二封廣武
月以彭城王伯六年
勰為司徒領進今封
揚州刺史鎮至主正
壽陽遣大將始元年
軍李醜楊大再見
眼將二千騎
入壽陽又遣
奚康生將羽
林一千馳赴
之兵未渡淮
叔業病卒僚
佐欲推司馬
李元護監州
建安戍主席
法友以元護

昌國侯
開以利
害集始

王肅
遂復將
其部曲
封汝陽千餘人
子四年降魏魏
至是以乃還其
肅淮南爵位使
累捷賞歸守武
帛四千興
七百五
十匹進
位開府
儀同三
司封昌
國縣開

城自守三月劉季連遣中兵參軍李奉伯帥衆五千救之與郡兵合擊道睎斬之奉伯欲進討郡東餘賊涪令李膺止之曰卒惰將驕乘勝履險非完策也不如少緩更思後計奉伯不從悉衆入山大敗而還

寶元曰汝近圍我亦如此少日殺之

遂興男

崔恭祖

封三年

崔慧景舉兵逼建康恭祖與其子覺為前鋒覺與恭祖爭功慧景不能決恭祖掠得東

非其鄉曲恐有異志共推裴植監州奚康生至植乃開門城庫管籥悉付康生康生集城內耆舊宣詔撫賚之以植為兗州刺史李元護為齊州刺史席法友為豫州刺史王世弼為南徐州刺史

三月敗齊師於

國侯食邑八百戶尋以肅為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明年再見

崇義侯

裴植

叔業兄子隨叔

夏四月遣將軍崔慧景將兵討壽陽慧景還兵奉江夏王寶元逼建康兵敗皆死○慧景將水軍討壽陽其子覺為直閤將軍密與之約慧景至廣陵覺走從之慧景過廣陵數十里召會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

宮女使覺逼奪之恭祖積忿恨詣城降繫於尚方少時殺之

湘陰男

劉山陽

封三年為輔國將軍巴西梓潼

壽陽遂取合肥建安○齊豫州刺史蕭懿將步軍三萬屯小峴交州刺史李叔獻屯合肥懿遣裨將胡松李居士帥衆萬餘屯死虎驃騎司馬陳伯之將水軍泝淮而上以逼壽陽軍於硤石壽陽士民多謀應齊

業在壽春叔業卒衆共舉植監州祕叔業喪問殺命處分皆出於植於是開門納國軍詔以植為征虜將軍兖州刺史崇義縣

當顧託之重幼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君共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衆皆響應於是還軍向廣陵司馬崔恭祖守廣陵開門納之主遣左興盛督諸軍以討之慧景濟江遣使奉江夏王寶

二郡太守主遣山陽將兵三千之官就荆州行事蕭穎胄襲蕭衍為穎胄所殺

奚康生防禦內外閉城一月援軍乃至彭城王勰王肅擊松伯之等大破之進攻合肥生擒叔獻統軍宇文福言於勰曰建安淮南重鎮彼此要衝得之則義陽可圖不得則壽陽難保勰然之使福攻建安建安

開國侯食邑千戶至主延昌四年再見

上蔡伯

裴芬之

叔業子以父勳授通直散騎常侍上蔡縣開國

元爲主寶元斬其使而密與相應分部軍衆隨慧景向建康攻竹里核之竹塘人萬副兒說慧景曰今平路皆爲臺軍所斷不可議進惟宜從將山龍尾上出其不意耳慧景從之分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

戍主胡景畧面縛出降

夏六月彭城王勰進位大司馬領司徒王肅加開封府儀同三司

大陽蠻田育邱等二萬八千戶來附置四郡十八縣

秋八月齊攻壽陽彭城王勰擊敗之遂取淮南地○齊陳伯之再攻

伯食邑七百戶除廣平內史固辭不拜轉輔國將軍秦州刺史

義安伯

裴颺

植弟叔業之歸誠也遣颺率軍

夜下鼓呌臨城中臺軍驚散宮門閉慧景引衆圍之於是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興盛逃淮渚慧景擒殺之慧景燒蘭臺府署為戰場守御尉蕭暢屯南掖門處分城內隨方應拒衆心稍安時豫州刺

壽陽彭城王勰拒之汝陽太守傅永將郡兵三千救壽陽伯之防淮口甚固永去淮口二十餘里牽船上汝水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趣淮下船即渡適上南岸齊兵亦至會夜永潛入城勰喜甚曰吾北望已久

於外外以討蠻楚為名內實備寶寅之衆詔以颺為輔國將軍南司州刺史擬戍義陽封義安縣開國伯邑千戶詔命未至為

史蕭懿將兵在小峴主遣密使告之懿方食投箸而起帥軍主胡松李居士等數千人自采石濟江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兵令不得渡不從至是請擊懿軍又不許獨遣崔覺將精手數千人渡南岸

恐洛陽雖可得見不意卿能至也令永引兵入城永曰永之此來欲以卻敵若如教旨乃是與殿下同受攻圍豈救援之意遂軍於城外八月魏部分將士與永并勢擊伯之於肥口大破之斬首九千俘獲一萬

賊所殺贈冠軍將軍進爵為侯主以飄勲劾未立而卒其子炯不得襲封肅宗初炯行貨於執事乃封城平縣開國伯食邑八

戰敗恭祖掠
得東宮女伎
覺逼奪之恭
祖積怨恨詣
城降衆心離
壞四月慧景
將腹心數人
潛去從者於
道稍散為人
所殺恭祖繫
尚方少時殺
之覺亡命為
道人捕獲伏
誅寶元初至
建康軍於東
城士民多往

伯之脫身遁
去峴遂取淮
南地主遣鎮
南將軍元英
將兵救淮南
未至伯之已
敗主召峴還
洛陽峴累表
辭大司馬領
司徒乞還中
山主不許以
元英行揚州
事尋以王肅
為都督淮南
諸軍事揚州
刺史持節代

百戶

宋縣伯

尹挺
仕齊以
軍勲至
陳郡太
守與裴
叔業參
謀歸誠
除輔國
將軍南
司州刺
史擬戍

投集慧景敗收得朝野投寶元及慧景人名主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可復罪餘人寶元逃亡數日乃出主殺之初慧景欲交處士何點點不顧及圍建康逼召點點往赴其軍終日談義不及軍事慧景敗主欲

之

九月齊軍主吳子陽等引兵出三關與東豫州刺史田益宗戰於長風城子陽等敗還

冬十月以彭城王勰為司徒錄尚書事勰固辭不免勰雅好恬素不樂勢利高祖重其事幹故委以權任雖

義陽封宋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轉冠軍將軍東郡太守未拜而卒贈本將軍涇州刺史子循太原太守彖遂西太守兄弟皆

殺黜蕭暢謂茹法珍曰黜若不誘賊共講未易可量以此言之乃應得封主乃止

曲赦建康徐兗○先是崔慧景既平詔赦其黨而嬖倖用事誣富家為賊黨殺而籍其貲或謂中書舍人王咺之曰赦書

有遺詔復為主所留總每乖情願常悽然歎息為人美風儀端嚴若神折旋合度出入言笑觀者忘疲敦尚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小心謹慎初無過失雖閑居獨處亦無惰容愛敬儒雅傾心禮待清正儉素

有政事才

廣饒伯

李元護

為裴叔業司馬叔業歸順元護贊同其謀詔以元護為輔國將軍齊州刺史廣

無信人情大惡喧之曰正當復有赦耳由是再赦而變倖貪虐如初是時主所寵左右凡三十一人黄門十人直閤徐世檦素被委任茹法珍等與之爭權譖殺之自是法珍與梅蟲兒用事並為外監口稱詔勅

門無私謁

十一月東荆州刺史桓暉枝齊下笮城歸之者二千餘户

饒縣開國伯食邑千户

萇信伯

席法友

與裴叔業同謀歸國拜寇軍將軍豫州刺史萇信縣開國伯食

王晅之專掌文翰與相脣齒主呼所幸潘貴妃父寶慶及法珍為阿丈蟲兒及營兵俞靈韻為阿兄數往諸刀教家遊宴寶慶恃勢作姦富人悉誣以罪延及親鄰又慮後患皆盡殺其男口奄人王寶孫年十三

邑千户

慎縣伯

王世弼

仕齊為軍主助成壽春遂與裴叔業同謀歸誠除冠軍將軍南徐州刺史擬戍

四號為假子最有寵參預朝政咺之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詔敕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懾息焉

秋八月冠軍將軍陳伯之攻魏壽陽魏彭城王勰擊敗之伯之脫身遁還淮南遂

鍾離懸封慎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户

容城伯

李煥

為司空從事中郎裴叔業以壽春歸附詔煥以

入於魏

後宮火時嬖倖之徒咨號為鬼有趙鬼者能讀西京賦言於主曰柏梁既災建章是營主乃大起芳樂玉壽諸殿以麝香塗壁窮極綺麗役者自夜達曉猶不副速後宮服御極選珍奇鑿金為蓮花以

本官為軍司與楊大眼奚康生等率衆迎接煥至淮西叔業凡子植遣使送質煥等濟師入城撫慰民咸忻悅仍行揚州事賜

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又訂出雉頭鶴氅白鷺縗髮作囙緣為蠹利課一輸十又各就州縣求為人輸準取見直不為輸送守宰皆不敢言重更科斂百姓困盡號泣道路

冬十月殺尚書

爵容城伯

安成子

楊大眼

裴叔業以壽春內附大眼與奚康生等率衆先入以功封安成縣開國子食邑

令蕭懿○懿之八携也蕭衍使所親虞安福說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當明君賢主尚或難立況於亂朝何以自免若賊滅之後勒兵入宫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也如其不爾便託外拒遂還歴陽若

三百户

山桑子

梁祐

祐裴叔業之從姑子也好學便弓馬隨叔業征伐身被五十餘創拜右軍將軍

但放兵受其厚爵高而無民必生後悔長史徐曜甫亦苦勸之懿並不從崔慧景死懿為尚書令有弟九人數衍暢融安偉秀懵恢懿以元勲居朝右暢為衛尉掌營禁時主出入無度或勸懿因其出門舉兵廢

賜爵山桑子

睢陽子

李道真

以裴叔業爪牙心膂拜右將軍封睢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

剛陽子

之懿不聽茹法珍等懼懿說主曰懿將行隆昌故事主然之雕甬知之密具舟江渚勸懿奔襄陽懿曰自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尚書令邪懿弟姪咸為之備十月主賜懿藥於省中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為朝廷

胡文盛 以裴叔業爪牙心膂拜右將軍封剛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

平春子 魏承祖 以裴叔業爪牙

憂之懿弟姪皆亡匿於里巷無人發之者惟融補得被誅

十一月雍州刺史蕭衍起兵襄陽行荆州事蕭穎冑亦以南康王寶融起兵江陵○初主疑衍有異志直後鄭植弟紹叔爲衍寧蠻長史主使植以

心膂拜右將軍封平春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

甯陵子

楊令寶

仕齊爲譙郡太守遂参叔業歸誠之謀除輔國

候紹叔為名往刺衍紹叔知之密以白衍衍置酒紹叔家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閒宴是可取良會也賓主大笑及懿死衍聞之夜召張弘策呂僧珍長史王茂別駕柳慶遠功曹吉士瞻等入宅定議明日

將軍南兖州刺史擬戍淮陰封甯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

南頓子

柳元達

與裴叔業為姻婭叔業謀獻款

集僚佐謂曰昏主暴虐當與卿等共除之是日建牙集衆得甲士萬餘人馬千餘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裝艦葺之以茅事皆立辦諸將爭樓呂僧珍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時南康王寶融為荆

元達贊成其計除輔國將軍司徒諮議封南頓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户

雲陵男

韋伯昕

裴叔業歸誠道

州刺史長史
蕭穎胄行府
州事主遣劉
山陽就穎胄
兵襲襄陽衍
知其謀遣參
軍王天虎詣
江陵徧與州
府書聲云山
陽西上并襲
荆雍穎胄疑
未決山陽至
巴陵衍復令
天虎齎書與
穎胄及其弟
穎達衍謂張

伯昕送
子芬之
為質封
縣男食
邑二百
户

浚儀男
裴智淵
以裴叔
業爪牙
心膂拜
左中郎
將封縣
男食邑

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近天虎往人背有書今段秉驛甚急止有兩函與行事弟允云天虎口具彼間人問天虎而無所說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山陽惑於衆口判相嫣貳則行事進退

二百户

南汝陰

男王昊

以裴叔業爪牙心膂拜左將軍封縣男食邑二百户

西宋男

無以自明必入吾謀内是持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果遲回不上穎胄大懼夜呼參軍席闡文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蓄養士馬非復一日必不可制就能制之歲寒復不為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

趙革 以裴叔業爪牙心膂拜右中郎將封縣男食邑二百户

安武男 奚康生 以軍功邊征虜

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既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周不濟矣恍曰朝廷狂悖日滋雍州之事且藉以相艷耳獨不見蕭令君乎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顏達亦勸從闡

將軍封縣男食邑二百戶

襄樂男

宇文福以攻降建安功封食邑二百戶

清河男

傅永

文等計詰旦顗冑謂天虎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虎送山陽山陽大喜單車詣顗冑伏兵斬之乃以南康王寶融教纂嚴以蕭衍為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顗冑為都督行留諸軍事顗

初封貝邱男後削爵至是與楊大眼入壽春封清河

冑有器局既舉大事虚心委巳衆情歸之以别駕宗夬參軍劉坦樂藹為州人所推信軍府經畧每事諮焉遣使送山陽首於衍且言年月未利當須明年二月進兵衍曰舉事之初所藉者一時驍鋭之心事事

相接猶恐疑
怠若頓兵十
旬必生悔吝
且坐甲十萬
糧用自竭若
童子立異則
大事不成況
處分已定安
可中息哉昔
武王伐紂行
逆太歲豈復
待年月乎遂
表勸寶融稱
尊號不許十
二月潁胄及
司馬夏侯詳

移檄建康州郡數主及梅蟲兒茹法珍罪惡遣將軍楊公則向湘州參軍鄧元起向夏口夏侯詳之子亶為殿中主帥詳密召之亶自建康亡歸至江陵稱奉宣德太后令南康王宜纂承皇祚方俟清宮未即大

號可封十郡為宣城王相國荆州牧加黄鉞送百官須軍次近路主者備法駕奉迎竟陵太守曹景宗遣人說蕭衍迎南康王都襄陽先正尊號然後進軍衍不從王茂謂張弘策曰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挾天

子以令諸侯節下前進為人所使此豈他日之長計乎弘策以告衍衍曰若前塗大事不捷故自蘭艾同焚若其克捷則威震四海豈碌碌受人處分者邪初陳顯達崔慧景之亂或問時事於上庸太守韋叡叡

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頤更事懦而不武其赤族宜矣定天下者殆必在吾州將乎乃遣二子自結於蕭衍及衍起兵歘帥郡兵二千倍道赴之華山太守康絢亦帥郡兵三千赴衍馮道根居母喪帥鄉人子弟勝兵者悉

往赴之梁南秦二州刺史柳惔亦起兵應衍主聞劉山陽死發詔討荊雍以冠軍長史劉澮為雍州刺史遣驍騎將軍薛元嗣制局監暨榮伯將兵及運糧百四十餘船送郢州刺史張沖使拒西師

又使將軍房僧寄守魯山

辛巳

和帝中興元年 巴陵王 南豐侯 景明二年 廣陵王 建安公 柔然

諱寶融在位二年年十五

春正月南康王寶融稱相國蕭衍發襄陽○南康王稱相國以蕭頴胄為左長史蕭衍為征東將軍楊公則為湘州刺史

昭胄

永元初逃走江西及崔慧景舉兵昭胄出投慧景慧景敗昭胄與弟永新侯昭

蕭頴胄

進封七年南康王即位以頴胄為尚書令荊州刺史尋卒至梁武帝天監元年

春正月彭城王勰歸第以咸陽王禧為太保北海王詳為大將軍錄尚書事于烈為領軍○太尉禧不親政務驕奢貪淫主惡之禧遣奴就領軍于烈求羽林虎

羽

封十七年羽通於員外郎馮俊興之妻夜往為俊興所擊積日祕匿卒於府主

陸琇

敫第五子母赫連氏甚有婦德敫有以爵傳琇之意琇年九歲敫謂之曰汝祖

侯其伏代庫者可汗那蓋太安十年

吐谷渾

遣使朝獻於魏

高麗

弟偉總府州臺軍各郡公謚
事懽守壘城以王侯曰獻武
府司馬莊邱還第心
黑守樊城不自安
二月南康王以竟陵王
沙陽男
王茂為江州子良故
剌史曹景宗防閤桑
胡松
為郢州剌史偃為梅封四年
邵陵王寶攸蟲兒軍雍州剌
為荊州剌史副至是史張欣
蕭
衍圍郢城〇與前巴泰密謀
衍至竟陵命西太守結松等
王茂曹景宗蕭寅謀誅諸嬖
為前軍至漢立昭胄偉廢東
口諸將議併昭胄許昏事覺

拒之禧從遣慟詔給有十二獻於魏
謂曰我天子東園溫子我為
叔父身為元明祕器嫡長承
輔有所求須大鴻臚襲家業
與詔何異烈護喪事今已年
厲色曰烈非贈使持老屬汝
不知王之貴節侍中幼沖詎
也奈何使私驃騎大堪為陸
奴索天子羽將軍司氏宗首
林烈頭可得徒公冀乎琇對
羽林不可得州剌史曰苟非
禧怒以烈為謚惠子關力何
恒州剌史烈恭襄惠童稚
遂稱疾不出敬奇之
北海王詳密
咸陽王
遂立琇

兵圍郢分兵事克用松與欣
襲西陽武昌寅為尚泰皆伏
衍曰漢口不書左僕誅
潤一里箭道射護軍
交至房僧寄時軍主
以重兵固守胡松將
建安公
與郢城為犄兵屯新
角若悉衆前亭寅遣
蕭衍
進憎寄必絕人說之封建陽
我軍後不若曰須昏男八年
遣王曹諸軍人出寅初以雍
濟江與荊州等將兵州刺史
軍合以逼郢奉昭胄起兵襄
城吾自圍魯入臺閉陽至是
山以通沔漢城號令克加湖
使郢城竟陵昏人必尋陽圍

以禧過惡白禧　為世子
主且言總大封十七襲爵累
得人情不宜年主既轉祠部
久輔政主然親政事尚書司
之詔總以王嬖倖擅州大中
歸第禧進位權王公正以從
太保詳為大希得進允獻事
將軍錄尚書見齊帥免官尋
事復以于烈劉小茍試守河
為領軍軍國屢言於內至是
大事皆得參禧云閹咸陽王
焉主時年十天子左禧謀反
六不能親決右人言令子曇
庶務委之左欲誅禧和等先
右於是倖臣禧懼乃據河內
茹皓趙脩及與妃兄琇閒禧

之粟方舟而還就將建康東
下江陵湘中軍但閉昏被弒
之兵相繼而壘不應衍遂入
至兵多食足則三公建康自
何憂兩城之不克得以宣德
不拔乃使茂也松許太后令
等濟江張沖諾會東為大司
遣兵迎戰茂昏新作馬封建
等擊破之沖芳樂苑安郡公
嬰城自守景經月不依晉武
宗遂拒石橋出遊僵陵王遵
浦連軍相續等議慕承制故
下至加湖衍健兒百事百僚
築漢口城以餘人從致敬以
守魯山命水萬春門王亮為
軍主張惠紹入突取長史明

主

外戚高肇等給事黃敗斬晏
始用事修尤門侍郎和首時
親幸旬月閒李伯尚以琇不
累遷至光祿氏王揚先送晏
卿每遷官主集始揚和禧敗
親至其宅設靈祐乞始斬首
宴王公皆從伏馬居責其通
引見羣臣於等謀反情微詰
太極前殿告會主出廷尉案
以親政之意徽北印琇大逆
以咸陽王禧禧與其陵宗大
領太尉廣陵黨會城小咸見
王羽為司徒西小宅收捕會
主引羽入內欲發兵將赦先
面授之羽固襲主使卒於獄
辭曰彥和本長子通琇弟凱

遊過江中絕之昭胄年再見
郢魯二城信以為不
使楊公則舉可偃同
湘州之衆會黨王山
於夏口蕭穎沙慮事
胄命荆州諸久無成
軍皆受公則以事告
節度府朝議御刀徐
遣人行湘州僧重寶
事而難其人遣人殺
西中郎參軍山沙於
劉坦曰湘土路吏於
人情易擾難靡勝中
信用武士則得其事
侵漁百姓用昭胄兄
文士則威畧弟與偃

自不願而陛竊入河仍上書
下強與之今內舉兵訴寬詔
新去此官而相應乞復琇爵
以臣代之必伏馬居子景祚
招物議乃以說禧還襲○墨
為司空　入洛城和通鑑

夏

五月咸陽王勒兵閉作通
禧謀反伏誅門天子
○主既親政必北走
事變倖擅權桑乾殿
禧意不自安下可斷
與妃兄李伯河橋為
尚氏王楊集河南天和襲父
始等謀反會子衆情厭中山
主出獵北邙前却不王爵後
禧欲發兵衆壹禧心以例降

中山公

王襲

不振必欲鎮等胥伏
靜一州軍民誅
足食無瑜老
夫乃以坦為
長沙太守行
湘州事多舊
恩迎者屬路
下車選吏誚
十郡發民運
租米三十餘
萬斛以助荊
雍之軍由是
資糧不乏三
月張沖病卒
將軍薛元嗣
與沖子孜內

永新侯

昭穎
與兄昭
冑同見
誅

鄱陽王
寶寅
封建安
王八年

情不壹至晡更緩自為公累
遂散集始既旦至晡還并州
出郎馳至北猶豫不刺史至
邙告之主倉決遂約是卒贈
猝不知所為不泄而平南將
左中郎將于散楊集軍豫州
忠曰臣父畱始既出刺史謚
守必無所慮即馳至質子忻
主遣忠馳觀北邙告襲爵
之于烈已分主于烈
兵嚴備使忠分兵嚴
還奏曰此屬備主自
猖狂不足為華林園
慮願陛下清還宮禧
蹕徐還以安不知事
物望主遂還露與姬

鉅鹿公
于烈
初封聊
城子至

內史程茂等共守郢城南康王即皇帝位於江陵大赦改元中興以蕭穎胄為尚書令行荊州刺史蕭衍為左僕射加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黃鉞晉安王寶義為司空廬陵王寶源為車騎將軍開府

時蕭衍為建安公改封鄱陽明年再見

烈遣直閤叔孫侯收禧賜死於第以其家財分賜高肇趙修之家及中外百官主以禧無故而反由是益疏忌宗室秋七月揚州刺史安國侯王肅卒九月築洛陽諸坊○司州牧廣陽王嘉請築洛陽三百

妾及左右宿洪池別墅遣劉小苟奉啟云檢行田收小苟至北邙已逢軍人怪小苟赤衣欲殺之小苟困迫言欲告反乃緩之

是進爵為侯以暴疾卒主舉哀於朝堂給東園第一秘器贈使持節侍中大將軍太尉公雍州刺史追封鉅鹿郡開國公增邑

儀同三司建安王寶寅為徐州刺史夏侯詳為中領軍蕭偉為雍州刺史詔封庶人寶卷為涪陵王寶卷以陳伯之為江州刺史西擊荊雍夏四月蕭衍出沔命王茂等通郢城薛元嗣不敢出諸將欲攻之衍不

二十三坊各坊三百步曰雖有暫勞姦盜永息詔發畿內夫五萬人築之四旬而罷

立后于氏烈弟勁之女也

冬十一月以穆亮為司空北海王詳為司徒○初詳欲奪彭城王勰司徒故譖而黜之詳貴盛

或謂禧曰殿下集衆圖事見意而停恐必漏泄今夕何宜自寬禧曰吾有此身應知自惜豈待人言又曰殿下長子已濟河兩

五百戶并前千戶長子祥襲爵

馮翊公

源懷

懷上表叙其先世舊勳授馮翊郡開國公邑九百戶至主正始

許
巴西太守魯休
烈巴東太守
蕭惠訓不從
蕭穎胄之命
惠訓遣子璝
將兵擊穎胄
穎胄遣劉孝
慶屯峽口拒
之
涪陵王遣軍救
郢州屯加湖
○涪陵王遣
軍主吳子陽
陳虎牙等救
郢州屯巴口

翕赫將作大不相知三年再
匠王遇多隨宜不可見
詳所欲私以應禧曰
官物給之司吾已遣
徒長史于忠人進之
責遇於詳前計今應
曰殿下國之還時通封二年
周公阿衡王已入河為揚州
室所須材用內列兵刺史卒
自應關百何仗故四於壽春
至阿諛附勢徒兵于主為舉
損公惠私也烈遣直衷給東
遇既踧踖詳閤叔孫閤秘器
亦慚謝忠每候將虎遣侍御
以鯁直為詳賁三百史監護
所忿嘗罵忠人收禧喪事務

昌國侯

王肅

六月西臺遣席闡文勞蕭衍軍齎蕭穎胄等議謂衍曰今㒺兵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衍曰漢口路通荊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仰此氣息所以兵壓漢口連結數州今

曰我憂在前禧聞之令優厚見爾死不憂自洪池贈侍中爾見我死時東走僮司空公也忠曰人生僕不過本官如自有定分若數人濟故謚宣應死於王手洛至柏簡子紹避亦不免若谷塢追襲爵其不爾王不兵至擒能殺忠以討之送華咸陽王禧功林都亭

固安伯

封魏郡公遷主而詰武衛將軍詳其反狀

盧淵

因忠表讓勳賜死於免官爵主停其封優私第同七年除進太府卿謀伏誅祕書監以任城王澄都者十餘卒於官

若併兵圍郢又分兵前進魯山必阻沔路搤吾咽喉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以持久鄧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取尋陽彼若知機一說士足矣脫距王師固非三千兵所能下也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

督淮南軍事○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荒縱日甚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掃土興兵順流東下惟有孤城更無重衛乃皇天授我之日曠載一逢之秋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帥步騎三萬直指

人諸子贈安北皆絶屬將軍幽籍河内州刺史太守陸復本爵琇閒禧固安伯敗斬送謚懿長禧子通子道將首應襲父爵而讓其第八弟道舒詔許之

涇陽子

李佐

取之即得然既得之後即應鎮守欲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脫東軍有上者以萬人攻兩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我分兵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還孤城必陷一城既沒相次土崩大事去矣若

沔陰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流威震遐邇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斷絕又命揚徐二州聲言俱舉建業窮蹙可以齊文軌而大同伏惟陛下獨

封四年為都官尚書卒贈征虜將軍秦州刺史謚莊子遵襲

郢州既拔席卷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丈夫舉事欲清天步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戎狄以示弱於天下卿為我輩白鎮軍前途攻取但以見付無患不捷但藉鎮軍靖鎮

決聖心無取疑議此期脫爽并吞無日事窮不報東騎大將軍源懷上言蕭衍內侮寶卷孤危廣陵淮陰等戍皆觀望得失斯實天啟之期并吞之會宜東西齊舉以成席卷之勢若使蕭衍克濟上下同心豈惟

之耳子陽等進軍加湖去郢三十里築壘自固房僧寄病卒衆推軍主孫樂祖代守魯山

秋七月雍州刺史張欣泰謀立建安王寶寅不克而死○涪陵王寶卷作芳樂苑山石皆塗五采民家有好樹美竹則毀

後圖之難亦恐揚州危逼何則壽春之去建康纔七百里山川水陸皆彼所諳彼若内外無虞君臣分定乘舟藉水倏忽而至未易當也今寶卷都邑有土崩之憂邊城無繼援之望廓清江表正在今日主乃以

墻撤屋而徙之於兆中立市使宮人官者共為裨販為以潘貴妃為市令自為錄事小有得失妃則予杖又好巫覡左右詐云見先帝大嗔不許數出浩陵王夭怒捉刀尋之既不見乃縛菰為高宗形北向斬之懸

東

任城王澄為都督淮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使為經畧既而不果豫州刺史田益宗侵齊戰於赤亭齊人敗績○田益宗上表曰蕭氏君臣交爭江外州鎮中分為兩東西抗峙已淹歲

首苑門雍州刺史張欣泰與弟欣時密謀結胡松及王靈秀鴆選等誅諸姦倖廢寶卷會寶卷遣中書舍人馮元嗣救郢茹法珍梅蟲兒李居士楊明泰送之於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於坐殺元嗣明泰傷蟲兒居

時民庶窮於轉輸甲兵疲於戰鬬事救於目前力盡於麾下無暇外維州鎮綱紀庶方藩城基立孤存而已不乘機電掃廓彼蠻疆恐後之經畧未易於此且壽春雖平三面仍梗鎮守之宜實須豫設義陽差近

士法珍等散走靈秀請石頭迎建安王寶寅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之欣泰開事作馳入宮會法珍得逕閉門上仗鴻選亦不敢發寶寅至杜姥宅日已暝人皆潰去寶寅亦逃三日乃出寶卷復其爵位

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師必由此道若江南一平有事淮外須乘夏水汎長列舟長淮師赴壽春須從義陽之北便是居我喉要在慮彌深義陽之滅今實時矣度彼不過須精卒一萬二千然行師之法貴張形

欣泰與胡松皆被誅

蕭衍克加湖魯山郢城降○衍使王茂曹仲宗等乘水漲襲加湖加湖潰於是郢魯二城相視奪氣魯山乏糧將奔夏口衍斷其走路孫樂祖以城降程茂薛元嗣亦以郢城降郢城之初

勢請使兩荊之衆西凝隨雍揚州之卒頓於建安得捍三關之援然後二豫之軍直據南關對抗延頭遣一都督總諸軍節度李冬進師迄於春末不過十旬克之必矣元英又奏稱寶卷骨肉相殘藩鎮鼎力義

圍也士民男女近十萬口閉門二百餘日疾疫流腫死者什七八茂元嗣議降使張攻為書與衍張沖故吏房長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郎君但當坐守畫一以荷析新若天運不與當幅巾待命下從使君今從

陽孤絶密邇王土内無兵儲之固外無糧援之期此乃欲焚之鳥不可去薪援首之寇豈容緩斧若失此不取豈惟後舉難圖亦恐更為深患今豫州刺史司馬悦已戒嚴垂發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兵守三關請

諸人之計非惟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孜不能用衍以韋叡行郢府事收瘗死者而撫其生者郢人遂安諸將欲頓軍夏口衍以為宜乘勝直指建康張弘策庾域亦以為然衍命衆軍即日上

遣軍司為之節度主乃遣直寢羊靈引為軍司益宗遂敗齊建寧太守黃天賜於赤亭

道縁江至建康凡磯浦郵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逆為圖畫如在目中

崔慧景之死也其少子偃逃潛得免及西臺建以偃為寧朔將軍偃上書曰臣惟高宗之孝子忠臣而昏主之亂臣賊子者江夏王與

陛下先臣與鎮軍是也雖成敗異術而所由同方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天下纎芥之屈尚望陛下申之況先帝之子陛下之兄所行之道郎陛下所由哉此尚不恤其餘何冀事寢不報偃又上疏曰近胃陳

江夏之冤非敢以父子之親而傷至公之義誠不曉聖朝所以然之意若以狂主雖狂而寔是天子江夏雖賢而實是人臣先臣奉臣逆君為不可未審今之嚴兵勁卒直指象魏者其故何哉臣謹按鎮軍將軍

臣顔胄中領軍臣詳皆杜稷之臣也同知先臣股肱江夏臣濟王室天命未遂主亡與亡而不為陛下瞥然一言知而不言不忠不知而不言不智臣言畢矣乞就湯鑊主優詔報之尋收下獄殺之

八月蕭衍克尋

陽○浩陵王寶卷遣陳伯之鎮江州以為吳子陽等聲援子陽等既敗衍曰用兵未必須實力所聽威聲耳今陳虎牙狼狽奔歸尋陽人情理當恟懼可傳檄而定也乃命搜囚俘得伯之幢主蘇隆之厚加賜與

使説伯之許即用為江州隆之返命雖許歸附而云大軍未須遽下衍曰伯之之意首鼠及其猶豫急往逼之勢不得不降乃引兵下不至尋陽伯之東甲請罪初巴東之亂司馬席恭祖不從見殺至是其子謙為新

蔡太守從伯之鎮尋陽聞衍東下曰我家世忠貞有殞不二伯之殺之衍以伯之為江州刺史虎牙為徐州刺史

魯休烈蕭瓚破峽口進至上明江陵大震蕭穎胄恐馳告蕭衍令遣楊公則還援根本衍曰公

則浙流工江何能及事休烈等烏合之衆尋自退散政須少時持重耳良須兵力兩弟在雍循遣往徵不為難至顏胄乃遣蔡道恭拒蹟

九月蕭衍引兵東下〇主詔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宜從事衍留鄭紹

叔守尋陽引兵東下謂曰卿吾之蕭何寇恂也比克建康紹叔督江湘糧運未嘗乏絕

冬

十月蕭衍圍建康○衍既克江郢涪陵王寶卷遊騁如故閣至近道乃聚兵為固守之計衍遣曹景宗等逼頓江寧李

居士自新亭還精騎薄之景宗擊破之因乘勝而前新亭城主江道林引兵出戰被擒衍至新林遣呂僧珍據白板橋李居士帥銳卒萬人直來薄壘僧珍曰吾衆少不可逆戰可勿遙射須至壍裏當并力破之

俄而皆越塹拔柵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帥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城上人復踰城而下內外奮擊居士敗走衍諸弟皆自建康自拔赴軍寳卷遣王珍國胡虎牙將精兵十萬陳於朱雀航南王寳孫持白虎

幡督戰開航背水以絶歸路衍軍小却王茂下馬單刀直前其甥韋欣慶執鐵纏稍以翼之衝擊東軍應時而陷曹景宗縱兵乘之呂僧珍縱火焚宮將士皆殊死戰鼓譟震天地珍國等不能抗寶孫切罵諸將

將軍徐豪突陳而死軍遂大潰衍軍長驅至宣陽門寶卷將軍徐元瑜以東府城降李居士以新亭降衍鎮石頭寶卷閉門自守衍命諸軍築長圍守之遣弟秀鎮京口恢鎮破墩從弟景鎮廣陵

十一月尚書令

巴東公蕭頴胄卒〇頴胄以蕭璝與蔡道恭相持不決憂憤而卒夏侯詳秘之徵兵雍州蕭憺將兵赴之璝等聞建康已危衆懼而潰璝及魯休烈皆降詳乃發頴胄喪於是衆望盡歸於衍詳請與憺共參軍國

詔詳為僕射荆州刺史乃以脩行府州事

十二月王珍國張齊等弒浯陵王寶卷蕭衍入建康以太后令追廢寶卷為東昏侯自為大司馬承制〇崔慧景之逼建康也寶卷拜蔣子文神為鍾山王及衍

至又尊為靈帝迎入後堂使巫禱祀悉以軍士委王珍國時城中寶甲猶七萬人寶巻常於殿中騎馬出入以金銀為鎧冑飾以孔翠晝眠夜起一如平常及長圍既立屢戰不勝尤惜金錢不肯賞賜雕鏤雜物

倍急於常衆
情怨怠背思
早亡莫敢先
發茹法珍梅
蟲兒說寶卷
曰大臣不留
意使圍不解
宜悉誅之王
珍國張稷懼
禍珍國密遣
所親獻明鏡
於衍衍斷金
以報之兖州
中兵參軍張
齊稷之腹心
也珍國因齊

密與稷謀同弒東昏又以計告後閣舍人錢強十二月強密令人夜開雲龍門珍國稷引兵入殿御刀豐勇之為内應東昏在含德殿作笙歌寢未熟聞兵入趨出北户欲還後宮門已閉宦者黄泰平刀傷其膝

仆地張齊斬之稷名僕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鐘下令百寮署牋以黄油裹寶卷首遣博士范雲等送詣石頭右衛將軍王志歎曰冠雖弊何可加足取庭中樹葉挼服之偽悶不署名衍覽牋無志名心嘉之衍

與雲有舊郎署參帷幄亮在朝以依違取容衍至新林百寮皆間道送款亮獨不遣城中出者多被劫剝楊公則獨帥麾下親衛送之衍使張弘策先入清宮封府庫圖籍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禁勒部曲秋毫

無犯收潘妃及茹法珍梅蟲兒王咺之等四十一人皆以屬吏以宣德太后令追廢寶卷為東昏侯以衍為大司馬錄尚書事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寮致敬以王亮為長史衍入屯閱武堂下令大赦凡昏

制踝賦淫刑
濫役悉皆除
盪潘妃有國
色衍欲蜀之
王茂曰亡齊
者此物蜀之
恐貽外議乃
并法珍等誅
之以宮女二
千分賚將士

史臣曰漢
宣帝時南
郡獲白虎
獲之者張
武武言張
而猛服也

東昏侯亡德積流道歸拯亂躬當翦戮實啟太平推闡豎之名字亦天意也

天司馬衍執豫州刺史馬仙琕吳興太守袁昂既而釋之〇衍之東下也豫州刺史馬仙琕不附衍使其故

人姚仲賓說之仙琕斬於軍門以徇衍圍宮城州郡皆請降吳興太守袁昂拒境不受命衍使江革為書與昂曰竭力昏主未足為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昂復書曰一餐微施尚復投

閔況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躇未遑薦璧及建康平衍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敎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宣衍旨昂亦

不請降開門撤備而已仙琿聞臺城不守號泣謂將士曰我受人任寄義不容降君等皆有父母我為忠臣君為孝子不亦可乎乃悉遣兵出降餘壯士數十閉門獨守俄而兵入仙琿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日

暮仙琕乃投弓曰諸軍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石頭衍釋之使侍袁昂至俱入曰今天下見二義士咨厚遇之

大司馬衍入鎮殿中

始興内史王僧粲襲湘州不克○僧粲自稱湘州刺史襲長沙行事

壬午

中興二年

劉坦拒之前鎮軍鍾元紹刻日翻城應僧粲坦斬之餘黨無所問州郡遂安建康平楊公則還州僧粲等散走公則克巳廉慎輕刑薄賦頃之湘州戶口幾復其舊

湘東王

梁王蕭

景明三年

柔然

春正月大司馬衍迎宣德太后入宮稱制二月衍自為相國封梁公加九錫〇初衍與范雲沈約任昉同在竟陵王西邸至是引雲為諮議約為司馬昉為記室參謀議謝朏徇皆不至衍內有受禪之志沈約進曰

寶晊

改封四年寶晊頗好文學蕭衍忌之稱其謀反殺之

始安王

寶覽

封四年為蕭衍

衍

封建安公二年春正月詔進衍位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為梁公二月衍始受命時詔梁國選諸要職悉依天朝

是年四月以後事見下卷

侯其伏代庫者可汗那蓋太安十一年

齊祚已終明公雖欲讓光不可得已衍召雲等告之雲對畧同約旨衍曰鄉明早將休文更來約先期入衍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乃詔進衍位相國楊州牧封十郡為梁公備九錫置百司之制於是衍以沈約為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范雲為侍中尋詔衍以梁公增封十郡進爵為王

所殺

邵陵王

寶攸　改封八年為蕭衍所殺

晉熙王

寶嵩　封九年為蕭衍

梁公衍殺湘東王寶晊并其弟寶覽寶宏皆殺之

梁公衍進爵為王

三月梁王衍殺邵陵王寶攸等三人鄱陽王寶寅出奔魏

主發江陵以蕭憺都督荊湘六州軍事○主東歸以蕭憺為荊州刺

所殺

桂陽王寶貞

封九年為蕭衍所殺

鄱陽王寶寅

改封二年蕭衍

史荊州軍旅殺諸王之後公私空寶寅穿乏憯屬精為墻夜出治廣屯田省遁匿山力役存問兵凋盡伏死之家供其夜行抵乏困自以少壽陽之年居重任謂東城魏佐吏曰政之戍主杜不藏士君子元倫馳所宜共惜吾告魏任今開懷卿其城王澄無隱於是人澄以車人皆得盡意馬侍衛民有訟者皆迎之待立前待符教以客禮

決於俄頃曹無留事荆人大悅

主至姑孰下詔禪位於梁

世史顧氏論曰和帝之立徙擁虛器蕭雍州自謂應天從人取天下於明帝家而巳陵王巳為醇醪死矣於戲高帝

廬陵王寶源 封九年以會稽太守卒

霄城公寶宏 改封七年見殺

欲為子孫計以盡滅劉氏之裔而子孫亦塗炭於建武明帝欲為子孫計以盡滅本宗之派而子孫復傾覆於梁王夫然後知賊人以自利者乃積禍以召殃者也

齊亡

右齊自高帝建元元年己未至和帝中興二年壬午傳七主凡二十四年是年四月庚寅以後為梁武帝天監元年事見下卷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五十一